



曲園叢書

14
484
53





門  
484  
53



春在堂隨筆五

德清俞樾

年家子鄒蓉閣以張文毅公冰溪吟草一卷示余乃甲寅夏日公罷江西巡撫僑居玉山縣而作縣有水曰冰溪載叔倫詩所稱冰為谿水玉為山者是也故題曰冰溪吟草首為廣哀詩四十三章序曰自粵賊犯順以來用兵五年又各處土寇竊發其間歿於王事者未易更僕數今年夏閒居無事因取平生師友嫻黨及江西將吏之死事者各系以詩用志吾哀略以時日之先後為次下吏末弁匹夫匹婦亦皆與焉忠孝節義不可以



貴賤論也其詩每章皆以嗚呼發端首章云嗚呼林文  
忠次章云嗚呼李文恭他章皆然詩雖止四十三章然  
七章嗚呼武昌城十五章嗚呼石頭城皆羅列多人固  
不止四十三人也又七言古詩一篇題曰去年七月朔  
余在南昌守城督戰奴子鄭貴侍側與材官哈恩俱斃  
於礮血濺余身今一年矣感而有作詩曰去年今日豫  
章城我在城頭督戰兵賊礮如雨向城擊忽然鮮血濺  
我纓左右駭愕環相顧中有二人中礮仆材官哈恩僕  
鄭貴淋漓血染城頭路哈恩碎顱氣僅存鄭貴洞腹猶  
能言首問主人受傷否次言有母乏養殮我聞此語心

悲切世人枉自談名節此僕二十不讀書臨死之言何  
烈烈人生忠孝賦於天我今報國知何年將母猶荷  
君恩重愧汝國殤空淚漣公諱芾字黼侯陝西涇陽人  
以翰林起家官至江西巡撫守南昌省城百餘日有功  
東南大局後在籍充團練使死回民之亂事具國史  
余於公爲詞館後輩初不相識讀其詩重其爲人錄存  
此詩亦足見一斑也

陳子莊大令其元嘗受業於余舅氏姚平泉先生少時  
恃才自喜芥視青紫道光戊子歲初應鄉試試畢與數  
友游西湖適有請箕仙者子莊率爾問今科中否盤中



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至甲子相去尚遙子莊意頗不然大言曰仙人不靈盤中又書曰靈靈靈相與轟然一笑而散乃屢試秋闈一矜如故而距甲子之科亦不遠矣無何東南大亂蘇杭隕陷甲子科竟不獲舉行至賊平後始補行之則子莊已需次江蘇矣乞假而歸將復就試學使者以其既列仕籍擯不錄送無如何也復與數友游湖上語及前事曰仙人真不靈矣一友笑曰靈靈靈子於甲子之歲爲左繼皋制府所薦舉疏云爲敬舉人材仰求錄用事然則子非甲子舉人乎子莊亦憬然信乎事皆前定也子莊宰青浦時有歸思繪峯泐

蕤思圖求題於余余信筆書五言三章曰之子有歸思秋來問水濱欲將種花手去作採蕤人煙雨扁舟活丹青一幘新鄉山九十九蒼翠撲船昏我欲留君任青山負草堂我將勸君隱 丹詔惜循良且喜宦遊地依然雲水鄉何妨緩歸棹在此作龔黃我讀君詩句因之自汗顏早經謝朝籍仍欠臥鄉關東舍採菱去西家穫稻還還來應笑我吳下鬢毛斑余生平題圖之作多不存稿此詩乃興到語然人或賞其流動有致姑錄於此其餘類此者尚多然旋作旋忘思之不得輒自笑曰姑聽後人收作集外詩矣



南海桂皓庭孝廉文燦自金陵來吳下以戴子高劉叔  
俛兩君書來見亦博學士也所著有易大義補禹貢川  
澤考詩箋禮注異義考周禮今釋春秋列國圖考箴膏  
肅評起廢疾評發墨守評論語皇疏考證孟子趙注考  
證孝經集解孝經集證以上諸種總名經學叢書同治  
元年進呈曾邀乙夜之覽又有說文部首句讀四海  
記經學博采錄興藝堂集其經學博采錄與江氏藩漢  
學師承記體例相似君知余謨箸頗富索觀已刻各書  
并未刻者錄目以去其亦將采人之歟  
余於道光丁酉歲應鄉試曾中式副榜因考宋時解試

有所謂待補小榜者其今副榜之權輿乎宋趙升朝野  
類要云待補者三場內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內只大  
場合格蓋恐黜落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洪邁夷堅  
志載吳滲事云營道士人吳沂高熙丙午獲鄉舉丁未  
下第夢二龍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滲則當再薦至己  
酉遂更名果再預選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  
石應龍遂符其兆又載黃竑事云竑習春秋已爲考官  
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真諸待  
補小榜令鈞前後兩場草卷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  
十條不可復收乃攜謁本考官其議將令另贖錄其人



閱所黜義大悔前失曰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  
違恤其他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寘于待補之冠而  
以茲居第三觀此可知宋時待補小榜卽今副榜也余  
中副榜時年纔十七故先大夫勛以詩曰其說終軍  
纔弱冠已成龐統半英雄又曰閉戶曾窮皓首經先人  
晚謝一衿青不圖世澤延孫舍早有清芬接祖庭蓋謂  
先祖南莊府君曾副乾隆甲寅賢書也又曰只憐燕  
市人如舊未見鴟鵬化北溟謂是歲壬甫兄應京兆試  
未售也及癸卯歲兄舉於鄉至甲辰歲余繼之或曰祖  
孫副榜兄弟聯科是亦君家佳話矣

余登丁酉鄉試副榜是科同邑中式者五人歸君真字  
璞人車君玉階字墨林江君毓荃字巽齋戴先生福謙  
字貽仲蔡君篤培字補辰迄今不過三十五年而五人  
者墓草宿矣獨余尚在耳江君篤信紫陽之學著讀朱  
階梯一書其自序云朱子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  
四子之階梯愚續之曰朱子文集語類近思錄之階梯  
辭文清胡文敬陸清獻張楊園諸先生之書又朱子文  
集語類之階梯則欲讀朱子書者必自辭胡張陸之書  
始由是而上湖真文忠許文正兩先生以及朱子門人  
如陳北溪先生之書熟觀而深究之始能得其要領云



其書十四卷道體一論學二致知三存養四克治五家  
道六出處七治體八治法九政事十教學十一警戒十  
二辨異端十三論人物十四每類先錄朱子文集語類  
而以所見闡明之或仍證以朱子之說或博采前人之  
說以證之其於諸類無可附麗者別爲餘論三卷君家  
藏書甚富又素留心經世之學故治體治法諸類頗有  
裨實用非空談心性者比手自錄稿稿凡七易而晚年  
定本竟毀於庚辛之難余於其從子子平孝廉處見此  
書點竄塗改尚非定本未能刻以行世也余憫其一生  
心血恐終歸淹沒故錄其大略於此

徐誠庵大令爲余言向見吾邑蔡氏家譜有前輩書小  
字一行云元制度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  
母年齒合計爲名此制於元史無徵然證以明高皇所  
稱其兄之名正是如此其爲元時令甲無疑矣見在紹  
興鄉間頗有以數目字爲名者如夫年二十四婦年二  
十二合爲四十六生子卽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婦年二  
十二合爲四十五生子或名爲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以  
上並徐君說余考明勳臣開平王常遇春曾祖四三祖  
重五父六六東甌王湯和曾祖五一祖六一父七一亦  
以數目字爲名又考洪文敏夷堅志所載宋時襍事如



云興國軍民熊二又云劉十二鄱陽城民也又云南城田夫周三又云鄱陽小民隗六又云符離人從四又云楚州山陽縣漁者尹二又云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二又云董小七臨川人又云徽州婺源民張四又云黃州市民李十六其僕崔三又云鄱陽鄉民鄭小五又云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又載陽武四將軍事云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第識者疑爲神云按言姓第不言姓名疑宋時里巷細民固無名也

吳牧騶太守仰買手錄所爲詩一冊見示內有紀歲珠

一首序云歙人某娶婦甫一月卽行賈婦刺繡易食以其所餘歲置一珠以綵絲繫之曰紀歲珠夫歸婦歿已三載啟篋得珠已積二十餘顆余謂此婦幽貞自守而紀歲珠之名亦新艷可傳惜不得其姓氏也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廡廬迂道德清省視先人邱壠十一月辛丑泊舟城中而坐小舟出南門至金鷺山展先通奉君之墓留奴子沈貴守舟忽有一人可四五十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告以主人不在其人必欲入舟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略是劉字沈曰卯金力乎曰非也木字偏旁耳沈以主人桑



梓之鄉慮是親故未敢阻之卽從之入其人入舟略視  
卽去亦不復再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  
字而音似劉字且爲姓氏所有者惟樓字而吾邑素無  
樓姓莫知何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  
卿秀才皆在因以訪之且曰非樓卽柳邑中有是姓乎  
兩君無以應也已而兩君回德度歲徧訪邑人則不特  
無樓姓并無柳姓因告余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  
者吾邑總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  
實先於戴葉唐武后時初設德清縣柳侯卽來爲縣令  
侯名察躬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

德清君者是也有惠政旣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  
戴侯興而邑人卽以柳祠故址爲之祠於是祀戴兼祀  
柳後又附以葉竝詳縣志余羈旅四方久不獲躬拜祠  
下自惟素履硜硜自守未必獲罪明神若謂文章道義  
足以感動幽明則余又非其人也兩君云云無乃譌語  
姑記於此以爲修省之資

余從前客授新安歲一往還皆從錢唐江湖流而上過  
嚴先生祠凡一十七次皆未及登壬申春余至福甯省  
視 太夫人起居道出桐廬維舟祠下遂一登覽祠乃  
亂後重脩亦無可觀其旁有客星樓登樓平視頗盡江



山之勝俯視余舟若在舄下矣釣臺西臺兩峰並峙高出層霄余無濟勝具不克登其巔不知先生當日如何垂釣也按水經漸江水篇云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溪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酈道元注云瀨帶山山下有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卽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蓋陵所游也今石室及磐石均未之見又據經云自縣至於潛則與今水道亦不合疑漢晉閒所謂嚴瀨者或未卽此也

福甯府署後圃有大鐵錨二長五六尺許不知所自來或云官軍征蔡牽時所得或云府城象船形故以此鎮之也又於三堂門外見石鼓二其右一鼓刻云至正五年歲在乙酉常住誌亦不知所自來或云取之佛寺或云郡齋本山佛寺改建也檢尋郡志均不得其詳余謂王甫兄云東坡有鳳翔八觀之詠此亦可云福甯二觀矣

王甫兄示余舊鈔書二冊曰文房四友除授集首冊所錄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制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詔陳宏除子墨客卿詔賜楮知白詔各一篇其誤人名氏不書但題安晚先生四字又代毛穎謝



表代石虛中謝表代陳宏謝啓代楮知白謝表各一篇  
誤者爲竹溪林史君注云名希逸字肅翁次冊一制二  
詰一詔三表一啓並如前誤者爲後村劉中書注云名  
克莊字潛夫又擬彈中書令管城侯毛穎疏擬駁石鄉  
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奏擬駁陳宏除子墨客卿奏擬  
駁召楮知白奏各一篇則新安胡謙厚所撰也紙墨雖  
舊而文字完好可讀卷首有林肅翁序其略云淳祐丙  
午安晚先生以少師領奉國節鉞留侍經帷寓第湧金  
門外養魚莊日有湖山之適僕時備數校讎府官閑無  
他職頗得奉公從容一日謂僕曰某嘗爲文房四友除

授制詰因宦湖外而歸舊藁盡蝕不復存今僅能追憶  
一二語僕因請聞其略公曰容某思之又數日公連以  
數則示教曰余因子之請遂得追補成之僕讀而喜曰  
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無謝可乎遂各  
爲表啓一首以呈公公大加稱賞踰年公再入相僕謹  
闕不敢出今旣補外無復爭名求進之嫌因取而刊之  
郡齋云云所稱安晚先生乃鄭清之也清之有安晚堂  
集考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爲  
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九月以有事明堂大雨震電  
二人俱免自是至丙午爲淳祐六年正其優游湖山之



日至七年清之復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卽序所謂  
踰年再入相者也清之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其  
再相則年衰齒暮政歸妻子相業更無足稱林竹溪劉  
後村並依附賈似道亦非端士然此卷以文爲戲頗有  
可觀亦舊籍之幸存者也余語王甫兄當付之剞劂以  
詒好事者因先記大略如此惟讀胡謙厚序知尙有李  
幾復所作一奏三狀代四友辭免者惜不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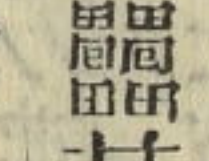


余自浙入閩行經福鼎縣境見一嶺上有馬仙娘廟不  
知何神也及檢福甯府志乃有二說方外志云馬真人  
溫麻里馬氏女也乾符中入崑田山煉丹仙去今丹井

田尙存又外紀云壽邑有馬仙者相傳江南人女隨父  
宦來閩抵壽年甫十八死于鷓鴣村鄉人廟祀之祈禱  
輒應倭寇壽城黃昏時忽見旗幟仿佛有女將率兵至  
倭駭甚遁去此一說者未詳孰是王甫兄云是必一人  
而傳者異其詞

楊石泉中丞偶得沈端恪年譜四卷其書乃未定稿本  
屬余寫定因於吳下廡廬校讀一過付鈔胥寫之仍爲  
四卷端恪名近思字位山仁和五杭村人始爲僧於靈  
隱寺後入錢唐縣學仕至左都御史贈禮部尙書葬吾  
湖歸安之埭溪高安朱文端公表其墓曰理學名臣亦



康熙雍正間一時人望也彭尙書啟豐撰公墓志銘末云謹按公年譜志之墓疑其時自有年譜行世而此譜多引彭志爲證又彭志稱負笈虞山錢圓沙嚴寶成之門而此譜則謂考公詩文無與錢嚴二公往來之作然則彭所據者非此譜也公所著天鑒堂詩文集余均未之見故於此譜無所增改一仍其舊文而已

朱定甫司馬示余古鐘搨本其文屈曲不可識余以意度之曰古雷字也說文雷古文作其中二回象回轉之形今此鐘文左半作右半作各從四回所謂古搨文多繁重也論衡雷虛篇稱古人刻尊爲雷之形一

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鬱律嶮壘之類也以是言之古人爲雷形多作此象其爲古雷字無疑矣斯鐘也請卽謂之雷鐘以配古之雷鼓可乎

蘇州府署舊有曰香山所書木蘭堂額道光中盱眙汪君云任來守是郡摹此三字鐫石寄歸其家并跋其後云丁酉九秋余守吳郡年五十有四矣昔白公亦以此年來判是州千百年間官齒符合登堂瞻仰益深欽幸余家南園故多木蘭因摹三字鐫石寄歸余不敏何敢僭擬古人竊冀解組歸山得如公之享高年逍遙娛樂於願斯足爰誌木末并繫以詩詩曰千載風流刺史賢



木蘭題字尚依然恰當賤子官吳日正合香山領郡年  
擬續新詩鐫石上歸將遺蹟榜堂前他時得占園林樂  
定和先生池上篇及庚辛之亂郡齋無恙而是額失焉  
同治十一年李薇生太守復從盱眙汪氏乞得搨本摹  
刻以存其舊余生平最喜白太傅詩適寓吳中得從太  
守借觀搨本因記大略如此

道光癸未歲杜石樵先生視學吾浙於四月八日肄試  
吳興適得相國文正師泥金之報乃題聞喜軒額於試  
院東楹至同治辛未丁濂甫同年紹周視浙學亦於四  
月八日肄湖越三日而嗣君立瀛成進士捷音至乃又

顏其室曰疊喜宗湘文觀察時守湖郡賀以詩濂甫次

韻和之其詩云聞喜名軒事亦奇師門遺墨尚淋漓四

千里外登龍日五十年前噪鵲時豔說宮花分棣萼原

姪立幹戊辰進士敢云階樹盡瓊枝吳興太守多情甚

木科同應殿試貽我瑤箋索和詩一時和者甚眾壬申春日余與濂甫

相遇於杭州因亦成三律云試院論文正賞奇興來酒

味不嫌漓自從老杜留題後又見雙丁競爽時藝苑流

傳稱盛事師門珍重茁孫枝阿翁聞喜軒中坐疊喜還

成疊韻詩先後相符亦一奇須知風會未曾漓蓬山又

報登瀛信茗水仍逢浴佛時鵲語報新兼話舊羊年異



翰却同枝傳家畢竟金籬好記否趨庭課學詩傳到花箋其說奇廿年榜運判醕漓請看子舍蜚聲日正是庚科鼎盛時庚戌一榜向來落窠至去年則沐生湘吟先者或榜運後得侍郎而年家子姓亦多成進士入詞林一轉機乎老我漁樵分半席諸君鸞鳳在高枝鶴鳴有子爭相和絕妙卷阿吉士詩三詩走筆而成不存於集偶記於此聊存科名盛事兼爲茗雪美談也

蘇州府太湖同知駐東山卽所謂莫釐峯也故人朱君守和字璞山居是官樂其民情之樸山水之佳謂仕宦清福盡此矣嘗因京師舊友問太湖政績以詩報之云萬仞青山當畫城一湖煙雨放船行地真山水爭奇處

人是羲皇向上情大半漁樵爲世業無多雀鼠任鄉評  
武陵何用官經理不必桃源問政聲

邵步梅燮元示余邵氏家乘云邵氏本康節之裔宋南渡應召至臨安後分支姚江元至正末有名阿毛者始占籍仁和明初政令嚴託以乳名立戶故其名不傳有洪武六年戶部帖花邊細書一戶邵阿毛係雪白百姓按雪白百姓殆卽清白良民之意其名甚奇可入詩料也

徐誠庵本立著詞律拾遺一書補萬紅友所未備頗足爲萬氏功臣其書甫脫稿卽以見示余小有獻替偶錄



數條雖皆小小者似亦論詞者所宜知耳辛去疾哨徧  
詞有云東游入海此計直以命爲嬉二句當於海字絕  
句文義甚明今必以計字爲韻則兩句遂不可讀不特  
計字韻複而已此誤以非韻爲韻而失之者也趙以夫  
薄媚摘徧上段云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爲田園獨  
醒何爲持杯自勸未能免下段云歡娛終日富貴何時  
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回廊又月滿皆隔六句而後得  
韻殊太疏闕疑園字寬字亦韻乃平仄通叶體也此誤  
以韻爲非韻而失之者也趙孟頫長壽仙上段云翠光  
飛禁苑正淑景芳妍彩仗和風細轉下段云八音奏舜

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數語字句俱同乃上段  
苑字叶而下段韶字不叶疑是絃字之誤蓋平仄通叶  
也又元絳映山紅慢上段云羅幃護日金泥皺映霞腮  
動檀痕溜下段云佳人再拜擡嬌面歛紅巾捧金杯酒  
兩語字句俱同乃上段皺字叶而下段面字不叶疑是  
手字之誤亦韻也此皆以一字之誤而失其韻者也夫  
叶韻乃詞中最要之處而以流傳失真并是韻非韻尙  
莫能辨況其他乎空平協律之難矣

余嘗見吳江張澹有一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難夫妻張  
春水陸璞卿合印已載於第一卷矣徐誠庵自言曾見



陸璞卿咸豐庚申避地滬上厲魚行橋趙氏屋居停主人卽璞卿之女壻也偶來其家故誠庵得見之年已五十餘頗有林下風時春水已亡璞卿授徒藉脩脯自給及門受業者皆習舉業爲入股文字已成篇者五人未成篇者六七人洵不媿女士之目矣其名刺書張陸惠三字惠其名也合張陸二姓并書之蓋仿衛夫人稱李衛之例雖小事亦與率爾下筆者不同

徐誠庵又手錄一事見示云己亥歲與同縣沈聞亭先生夜話縱論邑中諸人先生皆搖首閉目不置一詞問吾邑竟無一人乎先生睥睨良久忽曰若知有俞蔭甫

乎曰固識之乃與同補博士弟子員者曰是吾邑之傳人也吾衰且老可息肩矣諸君欲與並驅中原恐終爲虬髯公耳其推重如是嗟乎余與先生行輩較後未嘗攜文章謁後塵也先生何所見而以傳人許我乎此與第一卷所載黃孫二公事相類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今老大無成深負諸老輩期望之意爲之慙然先生名雲甲辰進士終廣西縣令有子三人皆流寓粵東聞所著有水利輿地書數種今不知存不也

寶應王予中先生名懋茲海內所稱白田先生者也其族元孫補帆中丞刻其讀書記疑十六卷於閩中余爲



校正誤字屬補帆改刊惟其中有原書錯誤者改之則失其真若遂聽之則恐疑誤後學因錄數事於此告世之讀先生書者漢書地理志湖縣下云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更名湖此故字乃新故之故言舊名胡而武帝更今名也夏陽下曰故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名霸陵下曰故芷陽文帝更名如此者甚多先生誤以故爲承上之詞乃云有周天子祠何以云胡語不可解失之矣後漢書列女曹世叔妻傳昭女妹曹豐生女妹之名明見爾雅謂夫之女弟也而先生謂女妹有誤或女當爲夫失之矣晉書后妃傳贊持尺威帝乃晉成

帝時庾后事困學紀聞卷十三已詳考之而先生疑是孝武定王皇后事荀勗傳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鍾謂鍾繇胡謂胡昭見張彥遠法書要錄而先生謂胡不知何人亦偶未考也著書之家千慮一失往往有之不足爲先生病又國語一條云切設庭燎切當爲夕其實國語本無切字乃由合刻宋氏補音本此句上適有餽許氣切一句誤將切字認作正文耳此則當從剗削勿使爲全書之累也

沈仲復觀察與嚴少藍夫人伉儷均能詩仲復在京師得一異石文理自然成魚形剖而琢之爲二硯硯各一



魚夫婦分用之名曰鰈硯其名頗新余爲賦五言詩一章首云何年東海魚化作一拳石天爲賢梁孟產此雙合璧亦文房一佳話也

俞氏不詳所自出余嘗賦永嘉輒歌博考吾宗之著名前代者而未云自明以後數難終欲稽所出嗟無從蓋殊有籍氏數典忘祖之懼矣偶讀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喻氏姓一條曰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歷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

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謨西河記三卷子案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賤非君子所宜改性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以上並漫錄之說按上文但言渝氏改水爲口因爲喻氏未嘗言俞氏改喻也乃謂俞藥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於文疑有關誤或傳寫奪漏也但以姓苑所說考之宣三年左傳鄭文公又娶於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其字正作俞不作渝釋文亦無作渝之本且云早卒則未嘗爲周司徒其不



台一也漢景帝六年皇后薄氏廢七年立皇后王氏中  
元二年避諱改姓則所避者王皇后也史不詳其名字  
然漢時遼西郡有臨渝縣未聞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  
乃奏御之作而有巴渝宋蔡之句是漢人不諱渝也其  
不合二也隋書經籍志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  
御史喻歸誤南昌姓苑所云自爲有據晉書張重華傳  
康獻皇后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州牧重華謀爲涼  
王不受詔歸曰先王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云云重華遂  
止喻歸俞歸當卽一人余疑喻氏乃俞氏之別而俞氏  
爲鄭公子俞彌之後容或可信蓋俞彌雖云早卒然僖

二十四年左傳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注雖  
云堵俞彌鄭大夫而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以爲一  
人俞彌既能帥師則非殤可知不過先文公而卒故云  
蚤耳俞氏之出於俞彌當不妄也其後不知何故又別  
爲喻氏而喻氏之後不知其先由俞加口轉謂由渝改  
水爲口遂改俞彌爲渝彌與左傳不合譜謀家之不可  
據往往如此矣

黃巖盧孺人焦尾閣遺詩余爲序之已刻入春在堂襟  
文矣孺人在室時聞所許嫁之王君菊人因父老廢學  
意甚鬱鬱故其謀子詩云矮屋數椽燈一點吾家喜有



讀書兒蓋失望於前而欲取償於後也其子禹堂字弢甫登庚午賢書孺人雖不及見亦足告慰泉壤矣弢甫取孺人詩意繪秋燈課詩圖乞題并以孺人詩來余重一流覽五言如鳥聲過雨潤蟬語引風長七言如清磬一聲聲破曉閒花如雨下春山皆可誦也

厲樊榭徵君墓在西溪法華山之王家隴因卽奉粟主於西溪交蘆庵事詳吳穀人祭酒樊榭徵君墓田碑記道光庚寅戴文節偕徐汪兩君至庵祀徵君歸而寫爲長卷山水縈紆蘿葛幽蔚樊榭詩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煙者盡此尺幅中矣舊藏章次白廣文梅竹山房亂後

失去丁君松生又購得之因付交蘆庵僧收藏以存名蹟時交蘆庵亦因亂後傾圮如冠九觀察出資修葺并屬何子貞先生書徵君及月上姬人粟主仍奉庵中今又得文節此卷名流的事後先輝映足爲西溪生色矣松生以示余故紀其畧焉

李子和制府鶴年乙巳前輩也同治十一年公自豫撫遷閩浙總督道出姑蘇留一宿卽發有年家子邵蓉閣少府其親家也往見之偶語及余公曰吾同年也此行愬愬不及一訪君可爲我致意越數日蓉閣來告余初不知與公爲同年問蓉閣乃知甲辰之歲與同舉於鄉



也後至杭州語同年蒯士香廉訪且曰同年中落寞如  
余者而公知之顯達如公者而余不知人之才識相去  
豈不遠夫廉訪曰是皆得之矣顯達之同年可以不知  
落寞之同年不可以不知

宥陰存稿十三卷補遺一卷日本國人鹽谷世宏著有  
六藝論六篇大旨謂先王之教以六藝爲先禮樂所以  
養仁也書數所以養智也射御所以養勇也漢之學得  
四而失二其大壞者禮樂而已尙得射御書數焉唐之  
學得二而失四雖失禮樂射御猶兼書數焉宋元明之  
學得一而失五專於讀書而附之佛理性命之說高而

經綸之業疏誅心之論深而馭材之術失似亦非無見  
之談其意尤在於寓武故其序步操軌範曰唐虞三代  
之世其講兵演武何其深也典樂大師之教執干戚而  
舞肄手足勢也表綴兆樹羽旄北出南旋夾振駟伐肄  
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軍之大用在車故一器而  
工聚焉致精於器械也子生則射焉入學則射焉鄉人  
聚則射焉王侯有賓客則射焉士自非疾病不得以不  
能辭之重威遠之用也以此造材故及其成大可以任  
將帥小可以執干戈後世記覽文詩之習盛而六藝寢  
廢於是乎文武歧爲兩途而士乏實材漢晉以還夷患



日滋者豈非禮樂崩而武備墮之故歟其人蓋留心經世之學者余從陳子莊太守假觀其書因撮記大略如此  
此宮陰者愛宕山之陰其所廬也

余嘗泛舟西湖進錦帶橋散步北山之麓見一廟署曰古郡王廟人而視之有額曰三九郡王不知所謂視其神位所書乃知神桑姓諱憲保字仲才歸而求之西湖志載有靈濟廟在吳山引錢唐縣志曰祀唐桑憲保憲保行九故俗稱桑九郡王乃知三九者桑九之誤可以配杜十姨矣

甘露餅出天長縣一餅直錢九味不過甜而鬆脆異常

勒少仲同年偶得百枚分詒吳平齋應敏齋及余各二  
十四枚勝以書云此餅風味頗佳請試嘗之不知尙足  
一說否余報以書云此蘇家為甚酥也偶書於此識老

饕口福 是日宿雨初霽清談極歡侍郎左手持杯右手

余名刺作隸書或以為怪困學紀聞卷二引宋景文筆  
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  
古文然則古人有先我為之者矣因識之以解嘲楊備  
字修之楊億之弟也 拈吟管左提壺侍郎和云昨宵風

雨及天晴結伴尋春款款行一幅梅花無恙在我來恰  
春在堂隨筆五 一幅至今在壁上廿載從征意氣粗而



春在堂隨筆五

飛動而武備墮之故歟其人蓋留心經  
字刻之勢愈之弟也

古文然視古人有式廷為之皆矣因藉之以稱  
張云蘇蘭縣古文尚書對文蕭之大喜書順陳字皆用  
余谷陳非縣書也以為空因學聯閣卷二臣未景文筆

一籍否余燕以書云此蕪家為甚種也  
十四外烈以書云此翰風烈烈封請信嘗之不朕尚只  
博少中同平周對百姓衣請與平齋飄海齊又余谷二

春在堂隨筆六

德清俞樾

癸酉春日楊石泉中丞招同彭雪琴侍郎至雲棲作竟  
日之游是日宿雨初霽清談極歡侍郎左手持杯右手  
執筆即席賦詩四章余因亦口占二絕句云籃輿屈曲  
入山行天為清游特放晴卻好五雲最深處閒鷗威鳳  
其聯盟此來襟帶江湖先走湖隄後循江岸自覺尊前詩膽粗  
不及老彭豪更甚右拈吟管左提壺侍郎和云昨宵風  
雨又天晴結伴尋春款款行一幅梅花無恙在我來恰  
好證前盟原注己巳春游此曾畫梅花一幅至今在壁上廿載從征意氣粗而





今小隱戀西湖彭郎雖老狂猶在一醉何妨酒百壺余  
詩率爾之作不存集中因有侍郎和作聊記於此存一  
時雅集也

凡至杭州者無不知游西湖然城中來游者出湧金門  
日加午矣至三潭印月湖心亭小坐再至岳王墳林處  
士祠略一瞻眺暮色蒼然榜人促歸棹矣入城語人曰  
今日游湖甚樂其實謂之湖舫雅集則可謂之游湖則  
未也西湖之勝不在湖而在山白樂天謂冷泉一亭最  
餘杭而甲靈隱而余則謂九溪十八澗乃西湖最勝處  
尤在冷泉之上也余自己巳歲聞理安寺僧言其勝心

嚮往之而卒未克一游癸酉暮春陳竹川沈蘭舫兩廣  
文招作虎跑龍井之游先至龍井余卽問九溪十八澗  
輿丁不知問山農乃知之而輿者又頗不願往蓋自龍  
井至理安可由翁家山不必取道九溪十八澗溪澗曲  
折厲涉爲難非所便也余強之而後可踰楊梅嶺而至  
其地清流一綫曲折下注瀾瀾作琴筑聲四山環抱蒼  
翠萬狀愈轉愈深亦愈幽秀余詩所謂重重疊疊山曲  
曲環環路丁丁東東泉高高下下樹數語盡之矣余與  
陳沈兩君皆下輿步行履石渡水者數次詩人所謂深  
則硤也余足力最弱城市中雖半里之地不能舍車而



徒乃此日則亦行三里而遙矣山水之移情如是  
西湖山洞之最著者在北山路曰香山曰紫雲曰金鼓  
而以紫雲爲最余曾有詩紀之在南山路者曰煙霞曰  
水樂曰石屋而以石屋爲最軒殿如夏屋然洞後一穴  
上寬下窄署曰滄海一螺象其形也兩旁皆有石級可  
登左曰石別院右曰石樓石樓之前有一穴洞口甚窄  
入之則豁然開朗日光穿漏可容三四筵許劉玉坡制  
府署曰甕雲亦天然一勝境也余前此未及游茲因理  
安至虎跑便道及之煙霞洞稍費登涉之勞水樂石屋  
均在道左耳

余至龍井憩一土神廟額曰顯應中有神像二左曰胡  
大明王右曰郎夫人不知何神也故余詩云龍井寺久  
廢但有土神祠翁媪相偶坐不知所祀誰及考之西湖  
志載顯應廟在風篁嶺畔引咸淳臨安志曰胡則婺之  
永康人天聖丙寅明道癸酉兩守杭有惠政在郡時獨  
無潮患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龍井山中建炎間方寇猖  
獗聚永康方巖山賊夜夢紫袍金帶神人見赤幟於空  
中隨就勦滅朝廷褒嘉爲建廟封顯應侯然則此廟所  
祀卽其人也志又載宋兵部侍郎胡則墓在龍井廣福  
院之麓引范仲淹胡公墓志曰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



然則此所云郎夫人者或有誤乎  
萬松嶺有雙弔墳聞祈禱有驗香火甚盛癸酉春余至  
敷文書院訪同年杜蓮衢侍郎乃過其地因墳爲屋塑  
男女二像門外一碑載其大略曰嘉慶間有崔升者京  
師人攜其妻陳氏來杭州落魄不能歸或有以夫婦兩  
全之說進者陳不可後益窮困同投環死錢唐令哀而  
葬之并建亭曰節義夫匹夫匹婦固窮守志至死不移  
事固可風矣然其生也窮困不能自活其死也靈爽乃  
爾亦不可解殆所謂生而有成神之骨者非偶然乎  
孤山新建林公祠祠後卽其墓林公名汝霖字小巖閩

之侯官人爲仁和縣典史庚申之變其母先縊其女兒  
妻女從之公朝服坐堂皇戕於賊賊退後得其屍面如  
生好事者收其全家之骸骨葬於孤山因其與和靖先  
生同姓也公妻周氏與余家有葭莩之戚其幼時屢見  
之不意其克成大節爲湖山生色也余在詒經精舍曾  
以孤山林公祠碑命題袁君建犖銘曰蔣侯鍾阜閣尹  
江南同爲縣尉得公而三斯言允矣  
林公之歿也其父率諸孫匿於獄賊退乃出收其全家  
之屍卽典史署中掘地而瘞之將徐謀遷葬而杭城再  
陷於賊父亦旋死遂無知者及亂定偶治地而得其屍



面如生一舊役識之曰林公也於是改葬於孤山至今  
祠墓巋然矣然其舊瘞之處全家骸骨容或掇拾未盡  
吳康甫大令廷康攝仁和尉乃就其地立石識之并建  
祠而肖其象朝衣危坐手一巨觥蓋其授命時情狀如  
此也又訪有張秀寶者林公之義女爲賊所殺分其屍  
爲七至今署中時見靈異因爲請 旌附祀於祠中  
青浦葛以琮以六世祖母萬孺人節壽圖屬題蓋孺人  
五十有五歲時其從父全士萬君所爲圖也圖中衣冠  
而立者爲母之子依母膝下者爲長孫隨其父之後者  
爲次孫保母抱而立者爲幼孫沈歸愚全謝山諸老輩

皆有題詠此圖久已失去亂後里人於灰燼中得之復  
歸其家溯自繪圖於雍正初年至今一百四十餘載矣  
楚弓復得頗非偶然余爲題七言詩一首不存於集因  
錄於此詩曰自從大盜起西粵吳楚東南半淪沒金題  
玉躐化爲灰三閣遺書總殘缺況此私家一幅圖流傳  
猶自雍正初妙畫通神久失去雖有顧陸無從摹何意  
失之數十載今日得之來意外翻從兵火劫灰餘畱得  
蘭亭真本在圖中清氣何淋漓冰雪風神如見之賢子  
趨庭孫繞膝森森玉樹生瓊蕤我願雲仍長護守重還  
故物真非偶從來松柏有清陰浸熾浸昌期厥後



浙東諸山以天台雁蕩爲最而游者甚尠然自杭州往五日而至天台八日而至雁蕩初不爲甚遠但無人發此清興耳癸酉之春家兄壬甫太守捐館於福甯郡齋余聞信馳赴取道於台天台雁蕩皆過門而不入室亦自歎山水之緣慳也惟天姥峯則經由其下有天姥寺卽在道旁因入一觀亦無可游覽門外立一石曰李白夢游天姥處余謂刪天姥二字止題李白夢游處豈不甚佳異日倘得再過其地當書此五字刻之也

杭州有西湖台州有東湖東湖之勝小西湖也出東郭一里而近四山環抱一水如鏡有隄以分裏外湖外湖

之中有湖心亭傑閣三層頗極軒敞亭後一平橋曲折以達於隄橋之半亦有小亭署曰半句畱處東湖書院面湖而建有小樓三楹足攬全湖之勝其後卽裏湖有東湖樵夫祠建文時殉難者也不知姓名彼中人私謚曰忠逸先生余偕陳鹿笙太守往游因記崖略

黃巖縣之南有委羽山道書所謂第二洞天也余偕孫歡伯明府王渠城孝廉往游山不甚高大穴亦不甚深不知何以遂列第二也山中有方石雖碎至一黍米許而其形未有不方蓋其文理然也惜無大者否則取以鐫刻名字小印亦文房一雅物矣又有方竹然細弱不



可作杖但可用以吸淡巴菰耳

王象之輿地碑記曰處州載李陽冰所書者七黃帝祠  
字篆額縉雲縣城隍廟碑記修夫子廟記忘歸臺銘倪  
翁洞三字初暘谷三字阮客洞詩又有窪樽銘但署李  
氏不知是少溫否也余自福甯歸過處州屬潘雲臺太  
守求之及行至縉雲朱壘何明府以搨本見贈得黃帝  
祠字倪翁阮客初暘四種未幾太守又寄所搨來則但  
增城隍廟碑一種耳餘三種或已無存矣初暘谷三字  
是真書非少溫筆阮客詩篆體瘦逸有致首一行云題  
阮客舊居次一行云縉雲令李蕃則亦非少溫也詩云

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閒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橫  
字作攢日字作日頗不合六書處字從虎從人形似虎  
字更爲詭異

癸酉福建鄉試王補帆中丞爲監臨力除積弊場前手  
治官書不下百餘紙條教詳明意思剴切入闢後鉅細  
躬親寬猛竝濟諸事秩然闈中與余書臚陳五效謂撫  
閩三年第一愜心之舉其略云向來點名或至次日天  
明始封門今未正已戴事效一向來士子皆短衣今則  
九千餘人無不長衫效二向來士子入龍門後東西亂  
走今則入號卽閉柵門無一人在號口探望效三傳遞



之風聞中最盛今於闈前訪獲積慣傳遞者十二人放  
牌時親坐頭門但許士子出不許一人入而傳遞以絕  
效四添注塗改以少報多豫爲謄錄修改地步者一概  
貼出而謄錄之積弊清矣效五并寄示闈中卽事詩四  
首余和之云 聖主臨軒親政年覃敷聲教到南天  
鸞翔鳳翥仙輶下玉律金科幕府先雲路飛騰看後輩  
棘闈辛苦感前緣白門回首當年事一樣風霜矮屋邊  
君原詩云秋風 萬緒千端細講求要將杞梓貢 皇  
回首白門天 州珠投珊網能增色魚到龍門敢混流但覺儒冠都濟  
楚更無弊竇尙容畱節堂費盡經營意一舉真看眾效

收手種梅花又幾株講堂燈火夜深俱

君原詩云先植  
梅花闈講堂

經年培植同蘭玉一榜科名盛藥珠政體真能濟寬猛

頌聲定已徧賢愚士心翕服羣疑釋初筮張弧後說壺

闈積習相沿君痛掃之  
始而羣情疑懼繼乃大服 吳中游客倦名場敢以鷓鴣

比鳳陰劇喜郵筒來茂苑流傳詩句過錢唐

君書及詩  
皆高滋園

都轉自杭  
州寄來 紫泥色艷飛吟管

君來書用  
闈中紫筆 白雪歌成索和

章遙想一箋入君手雕弓束矢正登堂

時君將主  
試武闈 詩不

工初不足存存於此者聊識君勤職之美耳

蒲畱仙聊齋誌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然世所傳本皆

十六卷但雲湖前輩評本亦然乃今又見乾隆閒余歷



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孝次第終以  
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  
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  
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其書汗漫  
亥豕既多甲乙紊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寢失其  
舊辛巳春余給事歷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  
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閱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  
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畱仙真蹟至  
所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又刪異史氏曰四字  
其評語亦不全惟今本所無諸條好事者宜錄補之

李黼堂同年桓自江西巡撫謝病歸寄情山水去歲徧  
游浙東於天台雁蕩普陀皆窮其勝歸而方子穎觀察  
爲繪三山歸權圖余從前避兵定海去普陀咫尺耳未  
及一游今年因遭先兄之變馳赴福甯雖取道台處而  
來往惛惛天台雁蕩過門而不入室蓋游覽之福不及  
黼堂遠矣黼堂評三山之勝曰天台雄勝雁蕩奇勝普  
陀幽勝山靈有知必以爲知己也  
杭州高螺舟先生人鑑翰林前輩也余未及見彭雪琴  
侍郎乃其門下士爲言其軼事云道光間先生奉命  
封琉球國王禮成散步於館外見一屋中有棺焉前和



有題識曰 天朝參將某公之柩異而詢之則乾隆間  
護送封王之使至彼國而以病死者也問何不歸曰海  
船忌載柩先生曰是俗忌耳何足慮吾當歸之謀於副  
使副使不可先生曰吾兩人猶彼也萬一死海外亦無  
歸乎請以吾舟載之雖沈溺無悔而一舟之人亦皆執  
不可先生怒曰此吾舟也吾爲政卒載之行未一日風  
浪大作舟中人咸歸咎崩角於先生之前者數十人請  
棄柩先生不可而風益暴求者益眾其勢洶洶殆不可  
止先生歎曰彼在外國固幸無恙吾載之歸反棄之海  
吾何以對死者乎汝曹可爲設祭吾祝告死者以不得

己之意眾聞之踴躍從事數人舁柩至船頭又數人爲  
陳設祭品又數人告具於先生先生衣冠而出登木而  
坐謂眾曰速投之海眾愕然請先生下先生曰吾不下  
矣吾與俱投於海耳眾大驚爭前挽先生先生叱曰何  
敢然吾意決矣吾以一柩故累爾眾人不投之海無以  
對生者然吾不與同投於海又何以對死者吾意決矣  
眾人環顧罔措手足正相持間風浪亦息先生笑曰舟  
平如席汝曹何紛紜乃爾姑徐之風作再議可也於是  
仍舁柩下而自此風恬波靜安抵粵東參將故粵人訪  
其家而歸之仁者必有勇先生之謂歟而忠信之可以



涉波濤益信矣先生曾視學廣東時海警初起先生屢上封事且劾粵督甚切俄授先生衡州府知府侍郎其部人也方應童子試先生見而才之招至署中教以讀書作文之法衡陽一縣應童試者千餘人入學頗不易侍郎是歲縣試正場及初二覆不出前三名咸擬正案第一侍郎亦自謂然及終覆之日黎明廬集縣前忽府吏持柬來請縣令乘轎去未久即反點名給卷如常至正案發乃第三越數日召而語之曰以文論汝宜第一矣亦知不得之故乎謝不知曰府尊意也終覆之日來召我即爲此府尊曰彭某他日名位未可量一矜之

得失遲早皆可不計今歲在吾署讀書若縣試第一人必謂明府推屋烏之愛耳是其終身之玷矣是歲侍郎竟不入學後數年始隸諸生之籍侍郎以此感先生知遇益甚余謂先生與侍郎皆有古人風也因并記之蘇撫張振軒中丞命僚屬各抒所見有紹興趙君沛然陳十事錄稿見示內有一事云定例各省驛馬每年存七倒三報銷倒馬之皮每匹價銀五錢在工料項下扣解伏思朝廷財賦歲入數千萬金散於天下之官俸兵餉以及年例應支之欸豈惜此區區倒馬之皮必令州縣變價平馬雖賤畜然爲國家効力行聞飢渴奔



走觸風雨冒寒暑以至於斃亦可憫也各省倒馬皮價  
每年不過數千金得之甚微失之何損若取閒款之節  
省以抵皮價之開除凡驛馬倒斃者念其勞而全其身  
昇諸曠野而瘞之亦聖朝及物之仁也按此議不  
爲無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少盡其力老棄其身田子  
方之所歎也余故錄之於此仁民愛物之君子或有取  
乎

靈隱冷泉亭舊有一聯云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  
來其語甚雋左季高伯相大書一聯云在山本清泉自  
源頭冷起入世皆幻峰從天外飛來爲山靈作答語亦

妙金眉生廉訪則又作一聯云泉水澹無心冷煖惟主  
人翁自覺峰巒青不了去來非佛弟子能言此亦山中  
一重公案矣

理安法雨泉有泉龍形如蜥蜴而五足寺僧言是有神  
異取置他處能復還余從僧乞其一攜歸詰經精舍畜  
之水中是夜竟失所在豈果如僧言乎抑或此本蜥蜴  
之屬不必定在水中故能出盆盎外去之他所也宋史  
程顥傳云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曾取  
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乃知此類固  
有之



余前在上海曹海林學博出示宋敕書一其文曰敕朝奉大夫新除司封郎官曹緯余載入第一卷中而不知曹緯何人也今偶觀胡元任漁隱叢話卷五十四引桐江詩話云穎昌曹緯彥文弟組彥章俱有俊才彥文釋褐卽物故母王氏亦能詩乃知上海曹氏所藏宋敕卽此人也因識於此海林已下世倘見其子孫當告之杭州徐文穆公本爲國朝賢相乾隆九年引疾去位高廟賜詩以寵其行云枚卜資賢輔調元贊渺躬攄忠一心切論道八年同績茂台衡列勤宣警蹕中百司方仰矩二豎偶興戎遽爾辭榮祿能無遂退冲青門名不

減黃閣惜何窮別緒紛秋日歸舟順北風尙期食履健重入紫扉崇同朝諸公恭和者自鄂文端張文和以下十有四人稽文敏奉敕書爲長卷今其子孫猶世守之花農茂才公之裔孫也出示余因得敬觀之記其大略如此

余在姑蘇偶一日過盛家浜見有小廟榜曰宋敕封皮場大王廟不知其何神也後見夷堅志云秀州外科張生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疑皮場大王乃瘍醫所奉後又見畱青日札云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場卽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六年



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益信前  
說之不謬然所云皮場卽皮剝所終不得其說及至詰  
經精舍觀西湖志祠宇門載惠應廟在吳山至德觀右  
引西湖游覽志云俗呼皮場廟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  
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鞣蒸潰產蝎螫人輒死神時  
爲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禱神殺蝎鎮民德之遂立祠  
凡疹疾瘡瘍有禱輒應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  
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  
爲廟額曰惠應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廡繪二十四仙  
醫相傳佐神農氏采藥者也觀此然後神之名氏及建

廟始末釐然可考卽皮場二字亦得其解他日歸蘇寓  
遇吳中父老當更證之也

西湖游覽志乃明嘉靖時田汝成所著內有一條云除  
夕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新正三日始開然則明代封  
印殆止此四日歟今制未知何時更定亦宜考也  
花朝無定日有以二月二日爲花朝者有以二月十二  
日爲花朝者西湖游覽志云二月十五日爲花朝蓋花  
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初  
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按此說殊有理又十二月初  
八日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



八粥見夢華錄而西湖游覽志云十月八日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按月令臘先祖五祀本在孟冬之月左傳虞不臘矣亦謂是十月其下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杜注云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是也然則十月初八謂之臘八亦古義矣

甲戌之秋浙江書局謀刻諸子購得十子全書一部時余在吳下從坊間假此書觀之乃嘉慶甲子重鐫本也十子者老莊荀列管韓淮南楊子文中鵠冠也首刻康熙六十年張芳序則爲莊子而作不知何以取冠全書又刻嘉慶丁卯黃丕烈序則爲王子興刻九子而作九

子者荀揚文中老列莊鵠冠管子淮南也視十子少韓非子不知何以并爲一談也十子全書本非佳刻而此重鐫本又坊間逐利雜湊而成體例不一未可據依因詒楊石泉中丞書力言之然恐善本難得姑就此本中斟酌取裁使之稍異俗本蓋其中如荀子用嘉善謝氏本淮南子用武進莊氏本尙不乖大雅較其他之用明人圈點評本者尙可節取也

彭雪琴侍郎先世務農貧無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鶴皋贈公幼讀書年逾弱冠府縣試屢居前列而未得入學其伯叔父及諸昆弟嘖有煩言曰吾家人少每農忙時



必傭一人助作此子以讀廢耕徒費膏火資又不獲青  
其衿爲宗族光寵甚無謂也贈公之父重違眾意命輟  
業其年除夕會食畢有伯叔尊行一人授以鋤曰詰朝  
元旦大利之日宜發鋤一試也贈公勉受教是歲春夏  
沾體塗足以服農事幸無誤既穫請於諸父諸兄至衡  
山進香其地距衡嶽不百里農務畢往酬神鄉俗然也  
以錢三百文往越數日自衡山寓書還并所餘錢二百  
其書曰兒勉從嚴命棄詩書執耒耜非意所欲亦非力  
所任從此逝矣非有寸進不敢回願大人割姑息之愛  
譬如膝前無此不肖子也錢二百行篋所餘以奉吾母

於是舉家大驚度其不可追亦姑聽之贈公轉展流徙  
至江南鎮江府買字爲活或見其字頗端好憐其窮途  
招入書院肄業居數年或薦之漕艘授童子讀遂至京  
師考取供事積勞得官始一歸已去家十餘年矣又數  
年乃選授安徽某縣巡檢初在家時聘某氏女未嫁而  
卒至是尙未娶某縣令爲作合始娶王夫人夫人之年  
三十有五矣事詳第二卷中後贈公以奉諱歸遂卒太  
夫人撫諸孤家居時已有薄田數畝歲得穀四十石族  
中人豔其有將不利於其孤侍郎兄弟二人分父字爲  
字侍郎字少鶴厥弟字少舉少舉尙幼一日太夫人命



其持一文錢至市買鹽行至田塍遇一人其族父也捉其髮而投之河適又有人至其族父奔人見水中有人拯起之知彭氏子送之歸問得故太夫人泣曰是不可居矣乃命侍郎至書院讀書而送少皋於城中市肆使學賈皆避害也少皋不樂爲賈輒亡去先至浙江後又入蜀不通音問者二十餘年以爲物故矣侍郎既貴始訪求得之今以禹莢起家積貲巨萬信彭氏父子兄弟皆非常人也

偶於舊書中得一紙題曰讀易有得方不知何人所傳頗有思理誠用其方則五藏皆受其益洵卻病延年之上劑也因錄於此以廣其傳其方曰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方治心心之官則思多思傷心受之以良則隨事順應無入而不自得矣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此方治肝治腎多怒傷肝多欲傷腎懲之窒之則肝木不致妄動而腎水亦易滋長矣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此方治肺治脾多言傷肺多食傷脾慎焉節焉可以保肺而健脾矣

余乙亥之春至西湖三潭印月訪彭雪琴侍郎見案頭一箋云西湖今日放扁舟淡淡輕煙隔畫樓不料功風名雨際三潭別有小瀛洲下箸日本處士王半田詢所



自來則上一日有一東海客游此所作此客頰下無鬚而喉間則鬚甚多時日本變從西洋之服而客所衣猶褻衣博帶也殆亦彼中有志之士歟功風名雨四字未詳彼國當自有所出耳

曩在京師許文恪招飲於其養園花木翳然屋宇幽雅頗擅園林勝事文恪云冉地山侍郎嘗病吾以楊木爲屋恐不耐久吾曰君視此屋可支幾年冉曰不過三十年耳吾曰然則君視許溟生尙可幾年邪冉亦大笑余謂公此論真達人之見也未及數年公歸道山屋固未圯而已易主矣余在吳下築春在堂旁有隙地治一小

圃名曰曲園率用衛公子荆法以一苟字爲之或慮其不固余輒舉文恪語以解嘲焉

光緒元年舉行恩科鄉試浙江於九月十三日出榜杭州趙君守成適擇於是日合卷及榜出趙君中式第三十六名於是戚黨豔之爲製二牌導其親迎之輿一曰金榜題名一曰洞房花燭亦佳語也

潘安仁笙賦云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此尋常偶句耳卽繼以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行樂死何以虛謚爲此歌殊無謂因歌棗下之纂纂而撰此一歌然則上句詠園桃之夭夭何



不并撰一詩乎乙亥秋日余在西湖精舍王夢薇少府  
廷鼎以宋蔡忠惠所書笙賦墨蹟見示賦凡八百餘字  
一筆不苟洵爲眞蹟歌棗下之纂纂句下無此歌不此  
忠惠所刪邪抑宋時文選有無此歌者邪俟更考之  
咸豐間諸暨包村義民包立身團鄉兵殺賊相持幾一  
年力盡死之余已載其事於前卷矣乃諸暨人所傳則  
其事甚怪立身本農家子有膂力且善走年二十許時  
往往兀立田間若有所思見者咸以爲癡咸豐十年六  
月夜宿場圃忽聞有呼其名者視之一老翁也翁問識  
我乎曰不識翁曰某年月日汝甫七齡爲牆所壓不死

我救汝也汝頗憶之乎汝他日當爲大將我乃汝師也  
某日遲明我待汝於紹興昌安門外石橋上汝毋爽約  
言已別去行數武忽不見明日詢之父母則幼時牆壓  
不死事固有之屆期立身欲赴約請於父母不可是夜  
轉展不成寐同榻者問之曰欲至紹興訪友苦無舟資  
耳其人探枕底錢予之雞初鳴攜錢出門去至山陰劉  
龔溪適有小舟遂乘之往至昌安門天未明也自包村  
至紹興郡城地近百里亦不知何以迅速如此也而老  
翁已待於橋上曰俟予久矣拉之行至一山中有廬導  
之入有二少年在焉老翁出酒肴共食酒色赤肴則皆



白食畢延入後堂見西階下有大刀翁曰試舉之力弗勝也翁命一少年舉刀舞光閃閃如電繞室寒風肅然翁曰余初授彼刀彼亦如汝懼怯天下事苟不畏難自能勝之汝曷再試一舉乎立身如其教果輕如一鈞金矣翁乃教以刀法又授以呪語曰此先天一目斗呪也立身辭歸則父母已遣其兄往尋之至剡龔溪問舟子咸曰今晨無放棹者兄乃返而立身已在家中矣具道其事其怪之越日又失立身次日而返詢之謂翁引至諸暨南鄉斗子巖樓閣院宇迥非人世有數儒士讀書堂上數武士角力堂下皆翁之徒也翁以香與之曰焚

此可降上盼真仙又曰吾白鬣仙人也明初助戰有功受封金井上帝使我掌霧於此又使至巖巔望氣見諸暨一邑四面皆黑氣惟東面稍淡曰此殺氣也淡處當小減耳汝歸宜勸世人勉爲善事也自是邑人皆呼爲包神仙遂緣此起義兵臨陣白衣白冠而出賊輒披靡戰前一夕必焚紙錢曰犒陰兵也又或賊至不出戰曰天香未發非戰時也俄而曰可矣各鄉兵亦如聞異香勇氣百倍故戰無不勝賊中訛傳包神仙能飛竹刀斷敵人頭云余謂白鬣仙人石橋之約幾與黃石公相類然死守孤村卒無成就仙人此舉不太無謂乎意者洪



賊罪惡滔天鬼神亦其憤之假手斯人以稍洩其憤不顧事之成敗也

方蘭垞太守云包立身實農家子初無異人處但形體甚長高於常人者幾二尺許食粟而已不識一字其他更勿論也咸豐閒紹興有趙氏者富人也生一子廣穎方頤耳垂肩手過膝術者諛之謂有帝王相趙翁因之蓄異志見立身奇其狀曰此可藉以惑眾也乃密招之來賓諸後園中人無知者乃日課以識字讀書并啖以大力丸又使人教以諸兵器用法如是者兩年餘乃以夜半縱之出使歸其家其家久失立身一旦忽得之宗

族鄰里咸集問訊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書戰法異日當爲大將也其言蓋亦趙翁教之者眾咸不信試授以書則能讀授以刀則能舞與平時絕異乃大詫曰仙矣仙矣包神仙之名從此而起及後事敗趙翁父子亦同死包村中

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有九日余在吳中寓廬夢見曾文正公來直造余曲園中徘徊曲水亭上其西北隅本無山也夢中見有土山甚高公攝衣登其巔余不及從也俄而公扶一從者以下余自啟春在堂西偏小門導公出遂寤其明日陳君蓉齋寶衡以公手書一冊見示



其前繪有公像乃歎疇昔之夢蓋非無因殆所謂幾者  
邪因書一絕句於其後云淋漓妙墨一編開坐對還如  
笑語陪我讀公書拜公像昨宵公自夢中來

杭州陸機道光間名諸生也豪於飲能詩文且善畫恃  
才傲物不可一世遇才名出己右者必力折之每於樽  
俎閒走筆爲詩文洋洋數千言用相凌躐務令懾伏乃  
己人多愛其才而畏之一日至西湖縱飲大醉命僕磨  
墨僕以視進怒曰此豈足而翁用邪必斗墨乃可僕不  
得已覓得巨墨數笏杵而碎之盛水於土釜而和之奉  
以進喜曰可矣攜之至金沙港關廟廟有素壁繫桌椅

登其顛濡巨筆就壁作畫須臾之間畫爲山水煙雲滃  
渤氣勢淋漓因題詩其上曰一甌逸氣向空噴化作西  
湖壁上雲袖裏煙霞亂飛去千秋抹殺李將軍曾將造  
化拜吾師泣鬼驚人筆一枝寄語山靈勤護惜不逢奇  
士莫題詩時學使者爲吾師史蘅塘先生越數日適至  
廟中見畫驚曰吾前游未見此也誰爲之者讀其詩視  
其所題署曰是陸機邪徘徊久之憮然曰吾固以大器  
期之今乃知一狂生耳是歲爲丁酉拔貢之年公本以  
拔貢擬陸至是乃擯不與陸嗣是坎坷矢志屢應鄉試  
不中納粟得一官入蜀待缺又不得補抑鬱以終光緒







王頊專祠額曰揚清至 本朝循之春秋致祭焉庚辛  
之亂祠毀於賊亂定復建之余在詒經精舍曾命諸生  
作重建揚清祠記因書其大略如此

元劉大彬茅山志云姚俊錢唐人爲交趾太守漢末棄  
世入增城山中道成來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  
蜀陶隱居曰有塚在錢唐臨平墳壇歷然苗裔猶在鄉  
近時聞鼓角之響故人不得侵毀之皆呼爲姚司命塚  
余童幼時久寓臨平不聞有此塚然余外家固臨平姚  
氏豈卽司命之苗裔乎姑記於此遇臨平人更訪之  
日本人竹添光鴻字漸卿在其國時卽聞余名及來中

士至西湖精舍見訪而余已還蘇因又至蘇寓過我春  
在草堂以詩文見示并以棧雲峽雨日記求序蓋其自  
京師首塗由河南陝西而至四川又由蜀東下以達於  
吳記其途中所歷山川形勢民風土俗其學識頗有過  
人者贈余詩有云神仙若使玉堂老辜負湖山晴雨奇  
亦頗有意也余與之筆談及其國事漸卿曰十年以前  
封建爲治列國皆有學宮而諸國之士皆是世爵祿者  
自幼入學宮肄業從其學之淺深而列之位故文學頗  
盛自封建廢而諸侯失國士亦削祿列國學宮多用西  
學以謀仕進之捷徑孔孟之道幾乎掃地一時殆有焚



書之議近時風俗偷薄廟堂亦頗悔悟稍知聖道而西  
洋諸國源源而來交際之道非通西情則受彼之侮故  
聖學洋學混爲一途終不能復昔時之盛又曰此番歸  
國後必當再來中國然朝廷之許與否不可知若不得  
請惟有退而授讀田間以避西風之逼人也味其言蓋  
亦彼國有志之士矣又以其國大槻磐溪所著愛古堂  
漫稿見贈而爲磐溪求書嶽雪樓三字額余見磐溪詩  
中有入獄事問其故曰戊辰之年薩長土三藩斃幕府  
德川氏東國諸藩皆不服合從以拒之嶽雪主人亦是  
迂儒憤三藩之詐謀愾西人之跋扈主張合從之說故

至下獄也又自言是時亦獻言於舊君細川侯云三藩  
可討德川氏可救亦幾不免於禍賴舊君保全之耳其  
游西湖以眷屬自隨言東國之人來游西湖者亦多然  
攜妻孥上孤山弔梅妻鶴子者止僕一人頗足誇故鄉  
諸友也余因問尊夫人亦能詩乎曰止能爲本國歌謠  
中國文字則不能解余問貴國與中國本同文之國亦  
有異同乎曰別有俗字謂之普通字至中國文字則惟  
讀書人識之不能盡識余因記乙亥之春在西湖彭雪  
琴侍郎處見日本布衣王半田詩有功風名兩句不詳  
所出詩已載第六卷因舉以問之曰此亦杜撰也作此詩者則



固識之姓上田名休字半田與僕同爲細川侯臣彼居  
要路我作儒官封建廢後半田不喜新政雅慕中國常  
曰身死禹域於願足矣然性褊狹見人不善則望望然  
去之亦一奇人也余因問貴國昔年有安井平仲著管  
子纂註者亦識其人否曰此僕所師事也客歲九月以  
病卒此翁死而吾國讀書種子絕矣治古文者則尙有  
之其餘所言尙多不能悉錄余因其名字適與家諱同  
問其別字曰井井因卽以井井呼之然其在本國則尙  
有俗稱曰竹添進一竹添其姓進一其俗稱也又加尊  
稱則曰竹添進一殿殿之名通乎上下

自鴉片煙入中國而受其害者日甚於是戒煙之方亦  
日出然效否固不可知也有人傳一方止用紫皮木棉  
之莖連根掘出洗去其泥用清水煎成濃汁以之代茶  
數日後便覺煙味大變久之但聞其臭不聞其香三月  
之後自厭棄之不戒自絕矣蓋棉花午開子落鶯粟花  
子開午落物性相反故能相制似亦有理姑識於此以  
廣其傳想必有益無害也又云采南瓜花連其葉與根  
藤石臼中搗汁服之亦效并可救食生鴉片者  
青浦縣北數里有地名孔宅隋大業中孔子裔孫名楨  
者流寓於此因孔林遠隔靡寄霜露之思乃仿葬衣冠



之例瘞孔子所遺寶玉六事璧三環二簪一而祀之明  
正統閒四明張楷字式之巡按三秦刻有孔子聖蹟圖  
萬曆時雲間倪甫英得其搨本適式之曾孫名九德者  
為松江太守乃刻石置孔宅歲久遺失有方正學之裔  
孫名正范者於 國朝康熙中又補鐫焉今尙存孔宅  
啟聖祠中年家子汪斥卿宰青浦搨以見贈第一圖徵  
在禱于尼山第二圖兒戲陳俎豆第三圖為委吏第四  
圖為司職吏第五圖學琴師襄第六圖問禮老子第七  
圖在齊聞韶第八圖晏子沮尼谿之封第九圖修詩書  
禮樂第十圖會于夾谷第十一圖攝行相事第十二圖

齊人歸女樂第十三圖匡人拘孔子第十四圖擊磬於  
衛第十五圖為衛靈公次乘第十六圖桓魋伐樹第十  
七圖去宋過鄭與弟子相失第十八圖有隼集陳庭第  
十九圖臨河不濟第二十圖衛靈公仰視蜚鴻第二十  
一圖問津沮溺第二十二圖在陳絕糧第二十三圖子  
西沮書社之封第二十四圖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考  
易彖象第二十五圖西狩獲麟第二十六圖負手曳杖  
逍搖於門第二十七圖子貢廬墓第二十八圖先聖小  
像附子思像於後第二十九圖漢高皇過魯祀孔子其  
前刻孔子世家一篇則朱文公論語集注所考定之本



非史記全文也余觀其圖宮室車輿多非古制人則高坐馬則單騎尤與古違明人之作固難與深考耳秀水沈蓮溪先生乃先君子同歲生也著述甚富晚年有閉門書所憶一卷寥寥數事未足成書今錄其一則云余初入刑部見一案因被毆格回毆者之械誤傷旁人致斃罪坐格者余心疑之夫格者不能不格而毆者可以不毆何以不坐毆者且毆者志在傷人而格者僅圖自免今不格則死於械格而又死於法其情不可原乎因具說帖上之旋由律例館議準改坐毆者遂著爲成例因徧檢舊案本皆坐毆者乾隆二年有格回器械

誤斃毆者之父者坐毆者凌遲部臣意以父子均死爲可憫駁令改坐格者其說曰假令格回器械卽將毆者擊斃豈此命遂可不抵乎然自此之後又有兩案一因擲磬毆擊將磬格回誤斃胞伯父一因被毆格回誤傷期親尊長身死皆斬決若如舊案坐毆者則兩人皆可不死是出一凌遲入兩斬決也此豈初議改例者所及料乎因此亦見議例之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良有以也

吳江陳宗恕字侃府著書甚富余所見者六種曰詩經音韻曰春秋年譜曰春秋氏族譜曰春秋輿地譜曰說



文考略曰數學一隅亦好學深思之士也惟輿地譜於  
浙江首列鄆瞞曰今湖州府武康縣此則有誤按文十  
一年左傳鄆瞞杜無注釋例云鄆瞞長狄國闕是杜征  
南未能實指鄆瞞所在也國語魯語以防風爲汪芒氏  
之君守封嵎之山者韋注封封山嵎嵎山今在吳郡永  
安縣又云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韋注周世  
其國北遷爲長狄也然則以今武康縣爲防風之國則  
可爲鄆瞞之國則不可說文邑部鄆北方長狄國也是  
從古相傳以鄆瞞爲北狄陳君固治說文者於此殆偶  
未檢乎

嘉興沈西雝先生濤著銅熨斗齋隨筆八卷考證經史  
頗爲精審惟有一條云也爲女陰見說文今人讀爲必  
平聲殆篆文也字與必相近而誤劉貢父中山詩話云  
上官必嘗勸石少傅中立慎緘石勃然怒曰上官必如  
下官口何是宋時已作此音今按此條未覈據司馬溫  
公涑水紀聞卷三云石中立性滑稽朝士上官闢嘗諫  
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爲上官  
闢何能知下官口溫公於闢字下注云借聲爲鼻然則  
石語自以上官鼻對下官口爲嘲弄語耳闢與必二字  
不同未知孰是然其借聲爲鼻則同不謂女陰也沈公



此條未免誤會矣  
自來賦七夕詩詞大率傷其離多歡少否則羨其有生  
離無死別耳丁丑七夕恩竹樵方伯賦訴衷情詞索同  
人和潘玉泉觀察和云仙家歲月異人間彈指使經年  
一年一度相見小別卽團樂此意頗未經人道也  
玉泉觀察六十生日賦水調歌頭四章於上下段兩六  
字句皆叶仄韵云用東坡體余按東坡明月幾時有一  
首誠然然東坡他作亦不盡爾如云我醉歌時君和醉  
倒須君扶我此叶韵也其上半云一旦功成名遂準擬  
東還海道則又不韵矣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

此叶韵也其下半云煩子指閒風雨置我腸中冰炭則  
又不韵矣今夜清樽對客明夜孤舟水驛此叶韵也其  
上半云豈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則又不韵矣是  
此兩句或韵或不韵東坡亦所不拘惟賀方回有一首  
起句云南國不瀟灑六代浸豪奢灑字奢字平仄皆韵  
以下叶仄韵者九叶平韵者七此則於律尤細余曾擬  
爲之存詞錄中

甯波鎮海縣有義火祠以其地貧乏者多賃屋以居高  
曾祖父之木主遷移無定不幸至於滅絕則委棄寺觀  
歲久析之爲薪乾隆間邑令周樽字壽南創建此祠凡



無祀之木主咸聚於斯捐奉買田以供香火之費故命之曰義火固興滅繼絕之雅意也祠中有楹聯云咳可憐窮性命做鬼無依禁不住放聲大哭苦雨淒風燐火三更搖慘淡吓你看好兒孫克家有幾倒弗如異姓同堂秋霜春露義田萬古薦馨香雖涉俗調亦有意味咳當作唉史記項羽紀唉孺子不足與謀索隱以為歎恨發聲之詞是也吓是俗字當作杏說文云相與語唾而

不受也  
秦將軍蒙恬築長城絕地脈致不得其死今長城之下未知尚有蒙將軍廟貌否乃吾湖之善連村則固有蒙

公祠其地皆以筆為世業筆工不忘所始故有祠字以祀蒙公香火頗盛蒙公本秦將乃以有功翰墨千秋廟食度亦非其意計所及矣

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云昔有婦人出私貨建橋不欲使其翁知之故有瞞公之名矣余每歲上先大夫冢必乘小舟過此橋下今年鎮海縣修志書屬余審定其山川中有名送婆嶺者舊志云明嘉靖間有嚴樂氏早寡為其姑改嫁於城中有女十歲隨之往而樂氏至孝凡遇時物必遣女踰嶺餽其姑夏日女度嶺中暑死即葬山側嶺由是名送婆嶺與瞞公橋可云絕對矣



謝敏齋廣文言往年攝嚴州府教授時曾奉太守檄至梓潼鄉清丈田畝其地距郡城百里而遠所行皆山路小而曲下臨不測之深遇轉折處輿在空中不能不舍車而徒也既至其處則覺別有天地於萬山環抱中仍有平原曠野田疇池沼居民千餘家風俗敦龐衣冠古樸父老執香迎於道左導入王公祠王公者故嚴州太守曾禱雨於其地之龍潭故至今有祠宇存焉祠中縣王公像首則朝冠足則草履其禱雨時如此也父老言自王公來後百餘年矣今日始再見官至接待甚殷每家皆欲以酒食招延謝君力辭之公事畢而返方粵

賊之亂無所不到而其地止一綫之路居民力扼山口竟不能進故猶完善未遭兵火真桃源福地也余戲謂謝君自王公之後惟君繼往他日必附祀君於王公祠可題爲王謝堂矣

余同年王文勤公以翰林起家官至福建巡撫余兒女親家也嘗署所居齋曰儉明簡爲之說曰居官之要清慎勤而已惟儉也故清而不蹶惟明也故慎而不蕙惟簡也故勤而不煩是三者清慎勤之本也余爲作神道碑已載其說矣後讀吳郡徐厚卿錫齡所著熙朝新語云滋陽牛真谷運震雍正癸丑進士後官陝西知縣嘗



與入書曰僕爲縣官有三字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以  
自奉量入爲出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簡者毋苛碎  
毋拘執儀從可減則減之案牘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  
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入一錢乙諸簡將  
毋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將毋濫刑此檢字訣也乃知文  
勤三字儉簡實與闇合而所謂明者非以察察爲明亦  
不過善自檢點而已能檢則自無不明此一字亦異而  
同也

夷堅志載淮甸閒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  
名號不輟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於心  
於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  
日故病頓愈又載紹熙時明州王百娘患瘡聾夢觀世  
音授以偈曰淨土周沙訖云何獨禮西但能回一念觸  
處是菩提誦之踰月卽愈余按此二偈語意平易人罕  
知者故特表出之以廣流傳

東坡石鍾山記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至今游石  
鍾山者皆以坡語爲然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以舟師  
勦賊駐江西最久語余云湖口縣鍾山有二一在城西  
濱鄱陽湖曰上鍾山一在城東臨大江曰下鍾山下鍾  
山卽東坡作記處然東坡謂山石與風水相吞吐有聲



如樂作此恐不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風水相遭皆有噌吰鏗鞳之聲何獨茲山爲然乎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瓊瓏乳石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徑蜿蜒如龍峭壁上皆枯蛤黏著儼然鱗甲洞中寬廠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寬廣可容三人坐壁上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皆可喜如云我來醉臥三千年且喜人世無人識又云小憩千年人不識桃花春漲洞門關無年代姓名不知何人所

作也蓋全山皆空如鍾覆地故得鍾名上鍾山亦中空此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當日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徧歷諸番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和



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番故俗傳三保  
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是鄭和之事在明代固赫  
然在人耳目聞光緒辛巳歲老友吳平齋假余西洋記  
一書卽敷衍此事作者爲羅懋登乃萬厯閒人其書視  
太公封神元奘取經尤爲荒誕而筆意恣肆則似過之  
乃彼皆盛行而此顧不甚著何也文章之傳不傳若有  
數存雖平話亦然歟平齋曰此必明季人所爲以媚權  
奄者余謂不然讀其序云今者東事倥偬何如西戎卽  
敘當事者尙興撫髀之思乎然則此書之作蓋以嘉靖  
以後倭患方殷故作此書寓思古傷今之意抒憂時感

事之忱三復其文可爲長太息矣書中卻有一二異聞  
如術家有金水木火土五行遁法見於諸書者字皆作  
遁此獨作固未詳其義又世俗所傳八仙此書則無張  
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壺子不知何許人豈明代  
有此異說歟圖畫見聞錄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真形有  
曰長壽仙者或卽此風僧壽乎書雖淺陋而歷年數百  
便有可備考證者未可草草讀過也

世閒有牙牌數一書言近而指遠占之亦時有巧合者  
余聞許子社言杭人有爲之箋注者惟其中有五鬼鬧  
判一語不知所出以問余亦無以應也今乃知出於西



洋記第九十回云靈曜府五鬼鬧判卽其事也開卷有益信夫

世俗有祝冥壽之說達禮者非之然顧亭林先生有丁貢士亡考衢州君生日詩其序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世俗乃又以父母之生日設祭而謂之生忌禮乎考之自梁以後始有生日宴樂之事父母之存固已嘗爲之矣則於其旣亡而事之如存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丁君雄飛乃追數其考之年及其生日而曰吾父存今八十矣乃陳其酒脯設其裳衣如其存之事而求詩於友人其亦孝思之所推與然則祝冥壽

之說固亦君子之所許亭林此序知之者鮮故爲表而出之

明人殷無美文稿鈔本八冊故人之子小坡孝廉文焯出以示余余初不知無美爲何人讀其文稱不佞都乃知都其名而無美其字也又稱吳郡殷生知其爲吳郡人考明史蘇州府屬六縣吳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而其壽徐明府序云吾邑僻在海上其常熟人乎贈東武賈君序稱代匱爽鳩贈江陵張公序稱子爲兵官贈趙侯序稱持御史中丞節出撫鄖口是其生平迴翔臺省數歷中外頗不碌碌而余竟不知焉是可愧矣文凡



三十七首皆贈人之序然有意義非苟作者明史蹇義傳止言子英有詩名以廕爲尙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而此冊中有贈少司馬巴蜀蹇公序稱忠定子英荃丞尙璽是蹇義有二子曰英曰荃並廕尙寶司承是可補史之缺又姚汝皋以議禮廷杖明史止附見其姓名於何孟春傳中此冊有賀右轄襄城姚公序稱右轄公之父職方公正德之季上有所幸臣導以遊幸職方公抗疏極論杖之闕下嘉靖初始復原官而尋復以議禮被杖及出參貴竹又以不能詭遇自免所稱職方公卽姚汝皋也汝皋爲人大略如此亦可補史缺又明史七卿

表有徐晞爲兵部尙書正統七年任十年十月致仕檢王弇州山人史料文臣異途一條知其人起於吏員而此冊贈宣城杜君序云吾鄉徐孟暉以掾吏爲大司馬乃知徐晞字孟暉蘇州人也若此之類亦史學中之散金矣惟暉字不可識疑必暉字之誤名晞字暉義正相應也

錢涉園先生名選字枚一安徽懷甯人著綱目考訂一書其書成於康熙戊寅歲刊版行世而四庫未收人罕知者亂後原版燬於兵火其鄉人楊君鳳儀邵君景書醴錢重刻之間序於余視其自序有小印二方一曰



錢選之印一曰己丑進士余按己丑乃康熙四十八年也然其子鵬字扶南者有序一篇言癸未冬錢版過半先大人抱微疴猶手不停批踰月病革呼不肖而命之曰余年已七十有四逝復何憾惟此書述儒先之緒論備來學之津梁剞劂未竣是吾慮耳然則先生卒於癸未乃康熙四十二年不得爲四十八年進士疑己丑當作乙丑傳刻誤耳乙丑是康熙二十四年先生於癸未歲年七十四則當生于明崇禎三年庚午至康熙乙丑爲五十六歲卷首有張文端公英序文稱先生晚捷南宮信矣又云出宰粵之茂名以年向七十未半載卽請

告歸田據沈鎬序云歲甲戌陟園錢先生自粵東致仕歸甲戌爲康熙三十三年先生年六十五矣故云年向七十也

人家有喜慶事以梨園侑觴往往以笏圓終之蓋演郭汾陽生日上壽事也內子姚夫人謂余曰袍笏滿場可謂盛矣過此以往如何余曰子必有說試言之夫人曰請爲誦詩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會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此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也汾陽舊宅今爲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此張籍法雄寺東樓詩也欲知笏圓



以後之事請誦此二詩余爲黯然今夫人亡矣追憶其  
言筆之於此

余舊有學校祀倉頡議後見金岱峰廣文尊經閣祀典  
錄喜其先得我心已載入第三卷矣今讀朱蘭坡先生  
國朝古文彙鈔有陳浩倉聖祠記乃知倉頡之祀河  
南固有之余從前視學其地而未之知殊自媿矣因錄  
其大略云古稱六書之作始於倉史蓋黃帝臣也而路  
史所傳則謂之倉帝史皇氏都於陽武終葬利鄉亭南  
今河南陽武縣猶有利鄉亭遺址云世有倉氏史氏侯  
氏侯岡氏夷門氏倉頡氏其皆倉帝之苗裔歟乾隆二

十二年退居授學於汴城蓋倉帝之跡相傳者多在於  
此倉氏之後猶居之有倉聖脈者自中牟來將爲神立  
廟歲時以祀乃屬某爲文倉聖之爲帝爲臣古史異詞  
可弗深考而要爲畫卦以後之聖人也茲役也起於乾  
隆二十七年十月竣於二十八年十一月鳩工者倉氏  
兄弟候補道聖裔處州府知府聖潢戊子舉人聖脈  
光緒己卯歲花農爲我製一舟於西湖中欲襲余吳下  
曲園中小浮梅之名又擬以余姓氏之曰俞舫以書來  
問余因名之曰小浮梅俞蓋用說文空中木爲舟之本  
義猶云小浮梅船耳并跋其後有云人生斯世養空而



浮當知我亦一俞也勿曰俞必屬我也自是之後湖上  
眾叟編郎詫爲新製六橋煙柳中往往指而豔之遂有  
倣此製而爲之者乞名於花農花農名之曰采蓮舟且  
爲題一聯云喚作采蓮舟最難禁露冷風香夜半紅衣  
清不寐也如浮梅檻容幾許詩瓢酒盞此中畫稿我先  
成異日有續樊榭先生湖船錄者當又爲西湖添一佳  
話矣

俞樓未成之前知之者卽已甚眾花農書來云篙工菱  
女爭望落成得鼓舫呼渡於其下非虛語也及樓成余  
有俞樓經始一卷刻入俞樓雜纂中流播藝林文墨之

士遂無不知有俞樓者其明年正月杭城元夜張燈有  
爲謎語者以俞樓經始四字隱四書人名二或射之曰  
徐辟彭更蓋俞樓之作發端於徐花農而彭雪琴侍郎  
又廓而大之也其寓意亦可云巧矣

余於道光癸卯歲如江西道經龍游賦徐偃王廟詩有  
云朝發龍游縣小泊徐王祠云祀徐偃王中有昌黎碑  
然實未嘗游其廟讀其碑不過據昌黎集而云然耳後  
於咸豐辛亥歲至蘭溪縣其地有偃王廟余嘗游之其  
中爲偃王像兩旁列三十六諸侯皆冕旒執圭頗有古  
意同治壬申歲余如福建省視太夫人起居由錢唐江



舟行至蘭溪適門下士吳煥卿紹正爲蘭溪令余偶與  
言及煥卿曰聞龍游縣陵山有偃王廟廟有韓碑尙存  
半段當移書龍游訪之余詩云玉座荒涼異昔時蘭溪  
城外偃王祠何當更訪陵山廟手搗昌黎半段碑爲此  
作也至光緒庚辰歲余於杭州晤靳迪丞觀察邦慶其  
人好尙風雅曾官衢州太守余以此訪之觀察欣然致  
書龍游大令辛巳之春果以二搗本來其一止半段乃  
原碑也其一不知何時重立字跡完善碑文亦全然非  
其舊矣余因取案頭所有東雅堂韓集以校原碑小有  
異同原碑每行止存十三字間有十四字者計其全石

每行是五十六字以銘辭考之可見今每行存十三當  
缺四十三字乃有缺至四十五字者亦有止缺四十一  
字者參差不齊其適缺四十三字者除銘辭外止二行  
耳然則碑文與集本固不盡同也篇首云俱出柏翳碑  
文則似是伯益金仁山以伯益爲卽柏翳此碑之文頗  
可爲證雖字跡漫漶然尙約略可辨也余因表而出之  
以告考古之士此外如繼跡史書碑文跡作迹鑿之于  
石碑文作鑿之石徐由遜縣碑文由作繇此皆無關文  
理不足論惟圖像之威黜昧就滅碑於黜下多晦字則  
黜晦昧就滅五字爲句殊爲不辭然此行從黜字起圖



像之威四字在上一行之未已不可見或黓字當連上讀作圖像口黓與集本不同乎嗟夫浙東西漢石不可多得唐碑已可寶貴余於己巳歲游紹興禹寺得見唐開成五年往生碑惜自來金石家未及著錄曾屬精舍諸生作詩以張之今昌黎此碑高出彼上豈止什佰余數十年訪求而不得者今乃得之不可云非眼福矣又按銘辭有云課其利害孰與王當碑此行從利字起課其二字在上一行末不可見而利害孰與王當六字則筆畫分明乃東雅堂本云與字方從洪氏石本作嘗按方謂方崧卿作韓文舉正者洪則洪興祖也其所見石

本不知又是何石豈宋時別有一石刻歟然此與字改作嘗字語不可通殆必有誤未可執以獻疑也

咸豐二年餘姚客星山新出一漢碑碑文首有三老二字遂名之曰三老碑余既詳載其文於第二卷矣碑云三老諱通字少父庚午忌日祖母失諱字宗君癸未忌日但云庚午癸未不載年月余始譏其疏略既而思之其於父母既備載年月日何於祖父祖母遂疏略如此此必有故也竊疑古人以幹枝紀日不以初一初二紀日其家相傳三老於庚午日死祖母於癸未日死相傳既久忘其年月民間不知歷術安能推知其爲某年某



月某日乎於是子孫遇庚午癸未日則以爲忌日蓋古人忌日之制本是如此試以子卯疾日證之子卯有二說鄭司農以爲五行子卯相刑此固不必問其何月也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則有日無月似不可通乃鄭康成何劭公等翕然宗之無異詞者蓋援忌日之例止論榦枝不問爲某月第幾日如紂以甲子亡以三統術推之爲武王十一年二月五日至次年二月五日乃上年紂亡之日在今人必以此爲疾日矣古人不然二月五日不值甲子卽非疾日而凡遇甲子卽是疾日一年有六甲子是有六疾日也疾日忌日其例

並同今人但以父母亡日爲忌日非古矣因三老碑而得古人忌日之制故補記之於此

彭樂齋端淑白鶴堂集有石哈生宋石芝傳哈生負異才不見於世晦迹人奴以終其身獨與石芝善石芝後從靖逆侯張勇平滇亂建奇功功成亦隱去兩人皆奇士也而劉繼貢紹攸文集亦載其事石哈生爲石哈興宋石芝爲宋釋之未知誰是也汪堯宰集有黃孝子傳孝子名洪元父國相爲虞庠所殺孝子與弟俱幼後稍長聞之欲報仇母泣止之及母死旣合葬兄弟哭拜別墓懷斧往殺庠詣縣自陳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



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遂去爲浮屠易名光空而陸  
桴亭先生集亦載其事黃孝子爲王孝子虞岸爲虞翔  
亦未知孰是也夫以 本朝之人而傳問異辭已若此  
然則伯益之爲柏翳蓬蒙之爲蠡門壽夢之爲孰姑包  
胥之爲勃蘇固無怪矣余友李黼堂中丞著 國朝耆  
獻類徵蒐羅宏富然猶未知宋釋之之或爲宋石芝黃  
洪元之或爲王洪元也亦見網羅放失之難  
金剛經第八分云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  
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按所謂四句偈者不知何指  
自來解金剛經者云經中四句偈有二若以色觀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也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二也愚按若以  
色觀我四句見二十六分一切有爲法四句見三十二  
分佛說第八分時尙無此四句偈安得使人受持乎  
或又引一書云天親菩薩請問彌勒如何是四句偈彌  
勒以無我相四句答之余未見其書不知可據否然上  
文但言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云是  
諸眾生無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而無我相四  
句則見於第十四分中是此時亦未有此四句也且我  
人眾壽乃是隨舉之辭楞伽經又有我人眾生壽命長



養士夫之說是不盡於此四者也卽以此爲四句偈於義未該矣然則四句偈云何余按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云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然則四句偈當卽指此蓋佛門舊有此四句人人皆知之故佛以告須菩提而須菩提亦不問四句云何也余因表而出之以告誦金剛經者惟四句中有無非有非無句最爲明白當卽金剛經無實無虛之旨經中卽非是名二句凡十四見卽非者非有也是名者非無也常無常義詳見六祖壇經其餘

二句皆不可曉安得善知識人一問之

金剛經靈異最著余自姚夫人亡手書金剛經數過焚寄冥中然泉路茫茫究未知有益否也嘗閱袁子才先生小說稱金剛是佛門中木強之神黨同伐異不問曲直有人爲逝者誦金剛經卽有金剛在冥中作關向冥王強取罪人以去冥王不得已示夢於誦經者戒使弗誦余按此經本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者言如金之堅剛般若乃梵語猶云智慧金剛般若四字在儒書則勇智二字耳本非專名金剛經且與金剛之神何涉袁說真可一噓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引報應記云邛州



人張政暴亡見四人來捉行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  
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曰何不依帖亂捉平  
人及領見王僧與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  
來王曰待略問僧色怒王判放去僧自領政出曰汝  
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其說雖誕然此  
經佛實爲須菩提說唐以前小說家言亦必根據本書  
異於後世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也

宋時人臣有身後賜致仕者如甯宗嘉泰二年追復朱  
熹煥章閣待制致仕是也宋史列傳中如余端禮薨授  
少保鄒國公致仕李璧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饒虎臣

卒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曹彥約卒以華文閣  
學士轉通奉大夫致仕若此者甚多不可勝舉尤袤傳  
云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  
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  
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  
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是尤袤卒於官  
卒後致仕本傳敘述甚明光緒辛巳歲有以長洲顧少  
卿曾校經草廬集求序者集中有尤袤傳一篇蓋少卿  
嘗與修無錫縣志此卽志中之文尤袤固無錫人也其  
傳止就宋史本傳稍節之無甚異同乃其末云乞致仕



歸八年卒則與史大異矣按宋史本傳雖不言喪卒於何年然表於光宗紹熙元年除給事中光宗本紀紹熙三年十一月丙戌日南至給事中尤表上疏請朝重華宮其時尚是給事中也後除禮部尚書史不言其年當在紹熙四年以下有駕詣重華宮事據本紀自三年朝重華宮後至四年冬又兩朝重華宮也五年五月壽皇崩矣而表遺奏尚勸孝事兩宮則知除禮部侍郎不久卽卒安得歸八年而卒乎若歸八年而卒則其卒也在甯宗朝矣按之本傳其誤殊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余作願集序已及之然序中未便斥言故又記於此

光緒二年春余在杭州而吳下曲園中牡丹將放內子姚夫人徘徊花下口占一詩其末二句云東風莫輕放留待主人來余歸爲余誦之今忘其全詩矣偶閱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一載盧儲在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此與內子詩意適遙遙相對內子作詩初不知有盧詩也盧儲娶李翱女卽所謂第一仙人許狀頭者其事至今豔稱之而庭花之詠知之者鮮故表而出之想見此兩人者眞神仙眷屬也余與姚夫人四十年伉儷雖未足比美古人亦庶幾其萬一自夫人亡而余久不



至曲園幾於蕪廢追惟疇曩爲之悽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在堂隨筆八

德清俞樾

夏夜每有蟲行几案閒亦能飛人習見之不爲異呼其名如曰章郎不知是此二字否也兒婦輩嘗問余此蟲有可考否余謂自來注爾雅廣雅及本草者從不言有章郎蟲惟乾隆時錢唐趙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蟲部有竈馬云俗呼臟郎又作蟬螂治疔瘡及一切無名腫毒及小兒疳疾綱目所謂蜚蠊也因按本草陶注云形似麝蟲而輕小能飛本在草中八月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裏逃爾有兩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真南人亦噉





之余謂此蟲雖廉薑氣然實生在屋壁間不在草中四五月間卽有非至八九月畏寒始入室也陶注所云未知是此蟲否蘇恭注云此蟲味辛辣而臭漢中人食之言下氣名曰石薑一名盧蛩一名負盤然則此蟲卽爾雅蜚蠊蛩矣郭璞注曰卽負盤臭蟲邢昺疏曰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春秋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然則此蟲又卽春秋莊二十九年有蜚之蜚矣、按五行志引劉向說以爲蜚色青近青管也此蟲之色不青未必卽春秋所書者轉展推求究無確據惟廣雅有一說曰蜚蠊蜚蠊也然則此蟲卽周禮注所謂蠊也夏官

赤及氏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謂蠊肌蛛之屬按肌蛛蓋卽蠊蛩今所謂蓑衣蟲也蠊卽此蟲矣之二蟲皆藏匿牆壁內赤及氏掌除牆屋故主除之亦可證其非生於草間也蟬螂皆俗字蠊卽亦無義殆卽蠊字之合音按字典蠊字有張略一音今呼章郎者卽張略之轉也爲此一小蟲援引經史至數百言老人多事亦可笑矣古今注云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曲蓋之制於古無徵余觀馮氏金石索載嘉祥劉村洪福院漢畫像石有周公輔成王像成王居中旁一人執蓋其蓋折而下垂此正古曲



蓋之制蓋太公因折蓋而制曲蓋自當折而下垂若曲而上則失其義矣世人罕知此制故特表出之  
余從前視學中州每試一郡畢吏輒具卷請召諸生逐寫所作詩文謂之三五七蓋大學前列七卷中學前列五卷小學前列三卷例應解送禮部故爲修飾盡善使瞻寫之余曰如此不近於欺乎吏曰故事如此乃亦聽之後觀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引乾牒子載閻濟美事云榜出與狀頭同參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雜文或有不合法令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

本云云然則此等事古固有之矣  
顧晉叔承乃子山觀察之子行年四十有九繪自訟圖圖中坐者立者各一人若官與吏然跪者一人若對簿然三人實卽一人皆自肖其象也余率題二絕句云當遽伯玉知非歲築趙王孫自訟齋此後可知定無訟訟庭都被落花埋我我周旋總不真陶公贈答影形神更從有相歸無相便是如來三種身或問自訟齋出處余曰此宋時趙不意事見宋史宗室傳不意乃濮王曾孫也惟不字竟不可識康熙字典補遺心部有不字引字彙補云音未詳宋宗室趙不意字仁仲余按日知錄引



雲麓漫鈔言宗籍凡祖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寓不與  
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爲戲笑此不與亦其一也然怪  
僻之字亦必字書所有者若與字則字書不載治平四  
年司馬光等奏上類篇亦無此字當時何所據而賜此  
名乎竊疑此必傳寫之誤實卽與字據說文憂愁之憂  
本當作與若憂字則和之行也此以不與爲名乃用其  
本字卽不憂也論語曰仁者不憂故字仁仲以字證之  
其爲與字之誤無疑矣

武林徐氏自文敬崛起文穆繼之遂成浙右大族數十  
年來稍稍不振至光緒庚辰而花農入翰林又復振起

極可喜也其家自文敬以來入翰林者六人而皆在辰  
戌丑未之年文敬癸丑文穆戊戌文穆之子卽花農之  
高祖諱以烜字潤亭者庚戌花農之十世伯叔祖諱杞  
者壬辰花農之伯叔高祖諱景熹者己未而花農又以  
庚辰計丑未年各一辰戌年各二以五行論之此四年  
皆屬土也光緒辛巳夏花農重建文敬公祠同人集湖  
上落之夢薇有詩余次其韵有云科第前賢接後賢最  
宜丑未戌辰年蓋紀實也

同年徐壽蘅侍郎屬撰其封公漁臣先生家傳余論贊  
中引東坡語云李邵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蓋據東



坡晁君成詩集序語云爾然坡公此語實不甚塙按後漢書方術李邵本傳邵後舉孝廉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明年免將作大匠翟輔上邵潛圖大計以安社稷封邵涉都侯辭讓不受卒於家是邵位至三公爵爲通侯固已大顯於世如坡公言轉似乎潛德不耀者蓋徒據其爲漢中候吏時而未觀其終也

余四歲時卽從德清遷臨平鎮臨平屬仁和縣東西不過三里南北不過二里然其名則甚古矣舊有沈東江先生臨平志一卷不分門類惟依時代編纂道光中康

蓮伯子蘭兩君續修之則做州縣志書體例采輯甚富時先兄壬甫館鄭夢白中丞家鄭氏多藏書先兄每助之采輯焉亂後東江舊志尙有流傳之本康氏之書不可見矣兩君數十年心血付之雲煙殊可惜也偶於舊書中得一紙乃先兄官福甯太守時錄寄吳中者蓋節錄晉書顧眾傳文亦臨平一故事也今錄於此云蘇峻反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遂據吳城眾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戰破之進屯烏菴吳興內史虞潭遣將姚休爲眾前鋒與賊戰沒眾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人咸勸眾過浙江眾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全錢唐以南



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  
范明亦謂眾曰此地險要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爲參軍  
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  
曲阿先兄手注其下云烏苞紫壁兩地當在松江嘉興  
石門一帶范明卽今臨平人無疑余按今臨平尙有范  
氏當是范明之後明所率宗黨五百人則其時臨平范  
氏之盛可見烏苞紫壁均不可考或烏苞卽今之烏鎮  
歟

余每年蘇杭往返必繞道還德清上先人冢舟楫所經  
有曰五林頭者自杭至德清必由之路也余謂五林乃

五柳之訛明史地理志湖州府德清縣下云有下塘巡  
檢司後遷五柳港口卽其地也案頭無德清縣志檢新  
修湖州府志於德清縣村鎮止於十六都有五林二字  
蓋不知元名爲五柳矣

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  
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  
人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爲勸懲起見  
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於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  
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  
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績不失爲古豔後之繼聊齋而作



者則俗豔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爲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留仙有文集世罕知之朱蘭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曾錄其文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留仙之子名立憲字東石亦有文集筆意頗肖其父云  
張朗齋軍門曜爲蒯士薌廉訪賀蓀妻昆弟之子余與廉訪同年舊好而與軍門未一謀面光緒元年軍門曾以賀蘭小獵圖寄浙江介廉訪索余與彭雪琴侍郎題詩余爲題七言古詩一首仍交廉訪寄還之未得其復書廉訪旋即下世未知此詩得達否也頃有人從杭州

來言於眾安橋河下岳忠武廟中見蒯廉訪手書楹聯有跋云咸豐中蓀丁外艱奉命墨經赴光州任時賊氛方熾過湯陰及朱仙鎮謁王祠夜夢王延入旁坐者爲張桓侯王指謂蓀曰汝妻姪張曜乃桓侯後身今以助汝是時賊圍固始七十餘日力戰解圍曜有力焉嗣後在豫二十年轉戰數千里皆曜爲先鋒云云廉訪不應作妄語然則軍門之爲桓侯後身信矣世傳桓侯後身在唐爲張睢陽在宋爲岳忠武故前人作桓侯祠楹聯有唐曾顯姓宋留名之語今在我朝爲張軍門則又一顯姓矣惟忠武旣爲桓侯轉世何以廉訪夢中見



忠武又見桓侯殆前身後身非一非二是以如來隨眾  
生意現種種身神道與佛理固無異歟  
錢梅谿先生縮臨唐碑百餘種刻石揚州江小雲觀察  
人驥得其殘石數十種以歸謀嵌之詒經精舍之壁余  
爲言之梅小巖中丞中丞欣然出白金百兩屬梁敬叔  
觀察主其事遂使精舍中增此一鉅觀甚可喜也惟諸  
碑中譌字甚多蓋由舊碑漫漶使然梅溪跋端州石室  
記云畢公譌作旱公今改正之然未及改正者亦殊不  
少卽如豳州昭仁寺碑有云殊質文於車服改正朔於  
寅田寅田必寅丑之誤謂夏建寅殷建丑也又云翔入

正道示如來藏入正必入正之誤入正見大品經謂正  
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他如坐  
元扈遊翠爲翠爲當作翠嬀歷選列辟詳觀郡帝郡帝  
當爲羣帝一碑之中訛字之多已如此安得一一校正  
之檢王氏金石萃編惟寅丑字不誤餘亦同此

王蘭泉先生金石萃編卷八十八載潘智昭墓志銘其  
文有日以戊子歲實沈月五日癸酉殯于長安龍首鄉  
後又有一行云天寶七載七月五景時先生跋云天  
寶七載爲戊子歲禮記孟夏之月日在畢注云孟夏之  
月日月會於實沈是實沈爲四月然通鑑目錄天寶七



載四月庚子朔五日是甲辰非癸酉七月己巳朔五日  
正是癸酉則碑云實沈月者所未詳也余按先生此說  
殊爲失考由未知辰與建之異也蓋十一月斗柄建子  
而日月會於星紀則位在丑十二月斗柄建丑而日月  
會於元枵則位在子故子與丑合也正月斗柄建寅而  
日月會於娵訾則位在亥十月斗柄建亥而日月會於  
析木則位在寅故寅與亥合也三月斗柄建辰而日月  
會於大梁則位在酉八月斗柄建酉而日月會於壽星  
則位在辰故辰與酉合也五月斗柄建午而日月會於  
鶉首則位在未六月斗柄建未而日月會於鶉火則位

在午故午與未合也四月斗柄建巳而日月會於實沈  
則位在申七月斗柄建申而日月會於鶉尾則位在巳  
故巳與申合也二月斗柄建卯而日月會於降婁則位  
在戌九月斗柄建戌而日月會於大火則位在卯故卯  
與戌合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其義  
卽如此而大司樂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奏大簇歌應鍾  
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函鍾奏夷則歌小呂奏無射  
歌夾鍾者亦取子與丑寅與亥辰與酉午與未巳與申  
卯與戌之相合也鄭康成注大師職曰辰與建交錯質  
處如表裏然賈疏申之曰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



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斗之所建在地上十二辰  
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  
媿訾降婁之等十二月皆先言建後言辰皆覆之亦先  
言建後言辰假令十一月先舉黃鍾後言星紀覆之則  
先舉大呂後言元枵十二月皆然義可知也然則子丑  
之等與媿訾降婁之等不過取以識別或舉地上十二  
辰或舉天上十二次初無深意假如十一月言斗柄建  
元枵日月會於丑亦無不可也推之七月斗柄建申謂  
之建實沈可也日月會於鶉尾謂之會於巳可也此碑  
以七月爲實沈月蓋唐以前人猶通達古義也蘭泉先

生但知孟夏之月日月會於實沈遂以實沈爲四月不  
知四月者建巳之月也而實沈之位申不在巳若以  
四月爲實沈月則是以四月爲申月矣豈可通乎自來  
言十二次之位莫詳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今錄於此云  
自斗十一度漢志作十二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於辰在  
丑斗建在子自婺八度至危十六度漢志作十五度曰元枵之  
次於辰在子斗建在丑自危十七度漢志作十六度至奎四度  
曰豕韋之次於辰在亥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  
曰降婁之次於辰在戌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  
度曰大梁之次於辰在酉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



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於辰在申斗建在巳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鶉首之次於辰在未斗建在午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於辰在午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於辰在巳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於辰在辰斗建在酉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漢志作斗十一度曰析木之次於辰在寅斗建在亥此文分別辰與建甚明白若依唐人書碑之例以紀月則正月析木月二月大火月三月壽星月四月鶉尾月五月鶉火月六月鶉首

月七月實沈月八月大梁月九月降婁月十月豕韋月十一月元枵月十二月星紀月亦金石家一變例也又按此碑書景時景時卽丙時蘭泉先生以爲丙辰是也蓋甲己日始甲子乙庚日始丙子丙辛日始戊子丁壬日始庚子戊癸日始壬子卽術家所謂五鼠遁也癸日壬時爲子則丙時爲辰矣

術者以日推時則有五鼠遁如前所云是也以年推月則有五虎遁凡甲巳年始丙寅乙庚年始戊寅丙辛年始庚寅丁壬年始壬寅戊癸年始甲寅其術皆主淺顯惟以年月推其日則雖精李虛中之術者不能知而瞽



者屈指推算不勞而得之不知其何術也或言是有祕  
訣不以授人人亦不可輕學之學之必損其目殆或然  
歟坊間所刻子平淵鑿等書卻亦載有一法其法視九  
年前正月朔日是何幹枝大月順數五幹九枝小月順  
數四幹八枝卽本年正月朔日幹枝二月以下視此視  
本年十二月朔日是何幹枝上月大逆數五幹九枝上  
月小逆數四幹八枝卽九年前十二月朔日幹枝十一  
月以上視此余用此術推之同治十二年正月小辛巳  
朔順數四幹八枝至光緒七年正月得甲子朔光緒七  
年十二月己未朔十一月大逆數五幹九枝至同治十

二年十二月得乙亥朔其法信不謬矣然月之大小非  
觀憲書豈能記憶且不能推知閏月則仍不能無誤彼  
瞽者所用必非此法也

余嘗用此法校杜氏春秋長歷從隱元年順推隱九年  
不合者三月又從隱十一年逆推隱三年則無一不合  
杜氏本不知歷法惟以經傳所書月日前後推排而成  
此術隱元年之不合殆由杜氏失之若改作五月大六  
月小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十月小則亦無一不合矣  
今列於左

隱元年

隱九年



正月小辛巳朔	正月大甲子朔 <small>合</small>
二月大庚戌朔	二月小甲午朔 <small>合</small>
三月小庚辰朔	三月大癸亥朔 <small>合</small>
四月大己酉朔	四月大癸巳朔 <small>合</small>
五月小己卯朔 <small>應改五月大六月小</small>	五月小癸亥朔 <small>不合</small>
六月大戊申朔	六月大壬辰朔 <small>合</small>
七月小戊寅朔 <small>應改七月大八月小</small>	七月小壬戌朔 <small>不合</small>
八月大丁未朔	八月大辛卯朔 <small>合</small>
九月小丁丑朔 <small>應改九月大十月小</small>	九月小辛酉朔 <small>不合</small>
十月大丙午朔	十月大庚寅朔 <small>合</small>

十一月大丙子朔	閏月小庚申朔 <small>合</small>
十二月小丙午朔	十一月大己丑朔 <small>合</small>
二年正月大乙亥朔	十二月小己未朔 <small>合</small>
隱十一年	隱三年
正月小癸未朔 <small>十年十一月大</small>	正月大己亥朔 <small>合</small>
二月大壬子朔	二月小己巳朔 <small>合</small>
三月小壬午朔	三月大戊戌朔 <small>合</small>
四月大辛亥朔	四月小戊辰朔 <small>合</small>
五月小辛巳朔	五月大丁酉朔 <small>合</small>
六月大庚戌朔	六月小丁卯朔 <small>合</small>



七月小庚辰朔	七月大丙申朔 <small>合</small>
八月大己酉朔	八月小丙寅朔 <small>合</small>
九月小己卯朔	九月大乙未朔 <small>合</small>
十月大戊申朔	十月小乙丑朔 <small>合</small>
十一月大戊寅朔	十一月大甲午朔 <small>合</small>
十二月小戊申朔	十二月小甲子朔 <small>合</small>

余偶檢舊篋中得門下士王夢薇書末署一行曰日直泰之候爻蓋用卦氣直日之法以紀日亦文人好奇之過也卦氣直日本古法楊子雲西漢大儒而作太元以準周易有八十一首歲事咸貞之說是西漢經師固有

此說矣然古法每卦直六日七分不可用以紀日若欲用以紀日則當用北齊天保歷之說其法一月五卦相次用事從大雪節起一日未濟初爻二日蹇初爻三日頤初爻四日中孚初爻五日復初爻至第六日又值未濟二爻十五日大雪節終而五卦之內卦終又十五日冬至節終而五卦之外卦亦終其說本之易通統軌圖今無其書然實亦出於稽覽圖非異書也余用其說列三百六十日值日之爻倘遇好事之士用以紀日不費檢尋矣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十二	九	十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十
四泰	四漸	四益	四蒙	九小	三泰	三漸	三益	三蒙	九小		
六	六	六	六	四過	九	九	六	六	三	過	
九大	四解	四晉	四隨	四需	九大	三解	三晉	三隨	三需		
四壯	九	九	九	六	三壯	六	六	六	九		
四夬	四革	四蠱	四訟	四豫	三夬	三革	三蠱	三訟	三豫		
九	九	六	九	九	九	九	九	六	六		
四乾	九小	四比	四師	四旅	三乾	六小	三比	三師	三旅		
九	四畜	六	六	九	九	三畜	六	六	九		
四姤	四咸	四井	六家	九大	三姤	三咸	三井	九家	九大		
九	九	六	四人	四有	九	九	九	三人	三有		
四遯	四履	四渙	四豐	四鼎	三遯	三履	三渙	三豐	三鼎		
九	九	六	九	九	九	六	六	九	九		

卷八

七

十初	九初	八初	七初	六初	五初	四初	三初	二初	一初		
二泰	二漸	二益	二蒙	六小	九泰	六漸	九益	六蒙	初小		
九	六	六	九	二過	初	初	初	初	六過		
九大	二解	二晉	二隨	二需	初大	六解	六晉	九隨	九需		
二壯	九	六	六	九	九壯	初	初	初	初		
二夬	二革	二蠱	二訟	二豫	九夬	九革	六蠱	六訟	六豫		
九	六	九	九	六	初	初	初	初	初		
二乾	九小	二比	二師	二旅	九乾	初小	六比	六師	六旅		
九	二畜	六	九	六	初	九畜	初	初	初		
二姤	二咸	二井	六家	九大	六姤	六咸	六井	初家	初大		
九	六	九	二人	二有	初	初	初	九人	九有		
二遯	二履	二渙	二豐	二鼎	六遯	九履	六渙	九豐	六鼎		
六	九	九	六	九	初	初	初	初	初		

卷八

七



九初八初七初六初五初四初三初二初一初

二損六同二節二恆六否九損初同九節六恆七月  
九二人九九初初九人初初

筆八

二賁九大萃二巽六觀九賁初大萃六巽八月  
六二畜六九初初九畜初初

二困六明六无九歸六剝六困初明初无初歸九月  
九二夷二妄二妹初初九夷九妄九妹

九大六噬六既二艮六坤初大初噬初既六艮十月  
二過二嗑二濟六六初六過九嗑九濟初初

六

九中二頤二蹇九未九復初中九頤六蹇初未十一月  
二孚六六二濟初九孚初初六濟初初

二升二睽二謙二屯九臨六升九睽六謙九屯十二月  
九九六六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十三九廿八廿七廿六廿五廿四廿三廿二廿一廿

上泰九漸九益六蒙上小五泰五漸五益五蒙六小  
上上上上六過六九九六五過

上大六解九晉六隨六需六六五解五晉五隨五需  
六壯上上上上五壯六六九九

六夬六革九蠱九訟六豫五夬五革五蠱五訟五豫  
上上上上上九九九九六六

九乾上小六比六師九旅五乾九小五比五師五旅  
上六畜上上上上九九五畜九九六六

九姤六咸六井上家上大五姤五咸五井九家六大有  
上上上上九九有九九九五五人五有

九遯九履九渙六豐九鼎五遯五履五渙五豐五鼎  
上上上上上九九九九六六



九廿八廿七廿六廿五廿四廿三廿二廿一廿十二

九損上同六節六恆五否五損九同五節五恆四否九  
上九人上上九六五人九六九

卷八

九賁上大萃九巽五觀五賁六六萃五巽四觀六  
上九畜上上九六五畜九九六

六困上明上无上歸五剝五困六明九无六歸四剝六  
上六夷九妄六妹六九五夷五妄五妹六

上大上噬上既九艮五坤九大六噬九既五艮四坤六  
六過九嗑六濟上六五過五嗑五濟六六

七

上中九頤六蹇上未五復九中五頤五蹇六未四復六  
九孚上上九濟六五孚六九五濟六六

六升九睽六謙六屯五臨五升五睽五謙五屯四臨六  
上上上上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初

四損九同四節四恆三否三損九同三節三恆二否六  
六四人六九六六三人六九六

四賁六六萃四巽三觀三賁九大萃三巽二觀六  
六四畜九六六九三畜六九六

四困六明九无九歸三剝三困九明六无六歸二剝六  
九四夷四妄四妹六六三夷三妄三妹六

九大九噬六既四艮三坤九大六噬九既三艮二坤六  
四過四嗑四濟六六三過三嗑三濟九九

六中四頤四蹇九未三復六中三頤三蹇六未二復六  
四孚六六四濟六三孚六九三濟六六

四升四睽四謙四屯三臨三升三睽三謙二屯二臨九  
六九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三 否上 觀上 剝上 坤上 復上 臨上  
九 九 九 六 六 六

歸安吳味琴先生諱鼈乃余老友平齋觀察之先德也  
工書法始學李北海後學趙吳興雖率爾命筆動合法  
度亂後散佚無存平齋於故紙中得其四紙裝成一小  
冊嘗以示余蓋其家田畝契券之標題也每記皆有青  
紀二字蓋先生一字青鼈故云爾其文則云某人田若  
干畝契幾紙收某戶在當時不過草草紀載之筆而字  
字可入名人法帖中洵可謂一筆不苟者矣

吳中老輩余所及見者二人一宋于庭先生翔鳳一陳  
碩甫先生奐皆乾嘉學派中人也于庭先生兼工吟詠  
曾贈余詩四章乃和余遷居之作已載入第四卷矣碩  
甫先生專治毛傳吟詠非長然能為篆書嘗書楹聯見  
贈云金尊日月三都賦玉洞雲霞二酉文其書甚佳既  
非如老輩人作篆書翦筆頭為之者亦非時下人專摹  
鄧完白一派者可比後以兵亂失去意甚惜之聯句亦  
工麗然不知為何人之句其語意亦不甚可解耳  
桐城吳康甫大令廷康官吾浙數十年或云年且九十  
矣卒莫知其年幾何也所謂世人知老不知年者其此  
公之謂乎嗜古成癖至老不衰尤善摹寫凡金石文字  
一經寫刻幾可亂真洵近代一奇士也嘗就余所刻袖



中書內摘錄湘鄉合肥兩相國語各十六字爲楹聯見  
贈曰碩學宏文照耀百世雁行服鄭抗手班張此十六  
字湘鄉  
語覃思闡學遂有成書希蹤古人嘉惠來者此十六字  
合肥公語  
斯亦楹聯中創見之格矣

梁敬叔觀察嘗書楹聯見贈云家有百旬老母身爲一  
代經師結構雄壯頗有伊墨卿先生筆意然下句非所  
克當雖受之而未敢縣也擬請易其下句云春在一曲  
小園戊寅歲老母見背遂亦不復以此請矣恩竹樵方  
伯亦嘗書一聯見贈乃用隨園老人舊句云已煩海內  
推前輩尙有慈親喚小名余則欣然受而縣之戊寅以

後始撤不縣今所縣者有勒少仲中丞一聯云著述至  
二百卷外逍遙於一曲園中又有彭雪琴侍郎一聯云  
蓬瀛舊籍三朝遠雲水閒身一品榮則卽余詩  
中語矣

湖上俞樓成以楹聯贈者極多然推崇過甚非鄙薄所  
克承當余嘗戲語諸君子云神祠中楹聯固多諛詞然  
神像乃土木偶耳偃然坐其上不知愧也余則尙非土  
木偶朝夕出入恆於斯對此諸聯視吾色不且赧赧然  
乎諸君何惡作劇如是也因思諸同人投贈之句頗有  
可摘作楹聯者如馮聽濤檢討有句云諸子羣經平議



兩吳門浙水寓廬三蓋余所著書兩平議爲最大而蘇州有曲園杭州有俞樓有右台仙館皆余寓廬也語頗切當正擬寄書都門屬其寫爲楹聯乃書未發而聽濤之訃至矣不禁泣然

余於庚辰歲旣免喪其明日卽手題一聯懸春在堂云越水吳山隨所適布衣蔬食了餘生杜彼舫聞之曰布衣蔬食恐非吾輩所能辦不知余居家所服之服無非布者惟出而與人周旋則易其外衣蓋不敢以大布之衣登人之堂使人詫爲怪物也至蔬食則數歲以來已習以爲常一月中不蔬食者不過一二日耳卽偶一

食肉亦不過一片此外如鷄鴨魚蝦之類概不沾脣曾有詩載春在堂詩編弟九粗述此意

俞樓之初名雖三楹實則兩楹耳適彭雪琴侍郎巡江過蘇州見內子姚夫人力勸使至俞樓養疴及侍郎至杭州觀俞樓而小之謂不足以居眷屬乃出貲增築其西偏之屋余百哀詩中所謂添築西頭兩閒屋多情更感老彭鏗者是也至西爽亭之築則又在樓成之明年矣自俞樓至西爽亭中閒隙地尙多吳叔和壽臧乃曉帆方伯之孫少年好尙風雅於辛巳夏閒又就隙地布置於是有所謂伴坡亭者因余詩有山下吟庵伴老坡



之句也有所謂靈松閣者因是年春金華將軍之神降於其地松樹上也有所謂小蓬萊者則孤山舊有此名襲用之也從此俞樓之勝又增於昔憶俞樓初成杭人以俞樓經始隱四書人名徐辟彭更已載於第七卷矣今則踵事而增日益開拓徐辟彭更而外又須增一吳充矣因書於此以補俞樓經始之遺

余築右台仙館之明年諸同人小集於此酒後至法相寺殿茗余先歸同人後之汪柳門侍讀徐花農庶常偶見寺之壞垣其上一甌若有文字乃使從者二人一蹲其下一踏其肩以上取得斷甌一塊視之則福壽二字

完備無缺其筆意非隸非楷亦頗古雅二君大喜袖之以歸留置山館曰敬以爲先生壽余謝不敢當乃花農卽爲作記潘鳳洲孝廉并爲製銘其事遂傳播一時先是李黼堂方伯曾用東坡石鼓詩韵爲余作書冢歌余旣一再和之至是因又用坡韵爲福壽甌歌同人和者甚多花農彙而刻之題曰名山福壽篇

旣得福壽甌之後越五月同人又於俞樓後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曰斯文在茲皆大驚喜花農夢薇馳書吳下以告余謀於西爽亭後闢一門以通其地余曰福壽二字猶可竊以自娛斯文在茲四字萬難干以取戾斯舉



可不必要也書此四字者爲趙人張奇逢乃直隸獲鹿縣人順治五年爲杭州府知府自來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蓋淹沒至今而始顯者也

西湖小蓬萊有二一在孤山乃宋時延祥觀中閣名一在雷峯塔之東則宋時甘園也吳叔和築室於俞樓之後山而徐花農名以小蓬萊其與余書但言孤山舊有此名故襲用之余初不喻其旨孤山亭館之名亦多矣何獨取此三字邪旣而思之恍然而悟蓋欲以鄙人與老彭爲對偶也彭雪琴侍郎築退省庵於三潭印月其臨湖有榜曰小瀛洲故以小蓬萊配之耳余因有詩云

說與老彭應一笑小蓬萊對小瀛洲爲花農說破此意然小瀛洲舊在湧金門外問水亭南今三潭印月襲用此三字亦非其舊也



